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目錄

卷之一

梁本紀

太祖

末帝

唐本紀

莊宗

明宗

愍帝

廢帝

晉本紀

高祖

出帝

漢本紀

高祖

隱帝

周本紀

太祖

世宗

恭帝

梁家人傳

文惠皇后王氏

元貞皇后張氏

博王友文

康王友孜

唐太祖家人傳

正室劉氏

皇后劉氏

克寧

存義

繼度

唐明宗家人傳

十七史詳節

五代史目錄

淑妃王氏

從璟

秦王從榮

唐廢帝家人傳

重美

晉家人傳

高祖皇后李氏

出帝皇后馮氏

洪家人傳

相陰公貳

周太祖家人傳

皇后蔡氏

周世宗家人傳

皇后符氏

梁臣傳

敬用

朱珍

龐師古

葛從周

寇彥師

劉鄴

牛存節

楊師厚

賀瓌

謝彥章

唐臣傳

郭崇韜

安重誨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巨翰

王建及

元行欽

烏震

卷之二

唐臣傳

孔讓

張延朗

李處

朱弘昭

劉延朗

康義誠

豆盧革

任圜

趙鳳

李繁吉

張恣

蕭希甫

劉

晉臣傳

桑維翰

景延廣

吳璠

漢臣傳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錡

李業

周臣傳

王朴

鄭仁誨

盧贇

死節傳

王彥章

張約

劉仁贍

死事傳

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程進宗

沈斌

王清

王思同

張敏達

一行傳

鄭進

張鳳翔

石昂

程福贊

李自倫

唐六臣傳

張文蔚

楊涉

張蒙

趙光遠

薛點矩

蘇循

義兒傳

李嗣昭

李存孝

伶官傳

周匡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門高

宦者傳

張承業

張居翰

馬紹宏

孟漢瓊

雜傳

王鎔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

李茂貞

韓建

溫韜

王師範

李卓之

孟方立

趙單用

馮行襲

李振

裴迪

孔循

孫德昭

劉知俊

賀德倫

閻寶

康延孝

張全義

朱友謙

朱家光

朱漢賓

段凝

趙在禮

霍彦威

房知溫

卷之三

雜傳

王晏球

王守恩

康福

郭華

華溫琪

長從爾

張筠

李周

劉彥謀

張希崇

皇甫暹

王弘執

劉審交

王周

高行周

安叔干

馮暉

前暉

王進

劉詞

王琛

范延光

安重榮

安從進

楊光遠

杜重威

李守貞

張彥澤

慕容彥超

馮道

李琪

李惠

盧導

劉昫

盧文紀

馬胤孫

劉徽

馬鑑

崔稅

李暉

和凝

呂琦

何澤

史圭

李崧

張允

裴皞

王仁裕

王延

馬重績

趙延義

十國世家

吳

南唐

楊行密

楊溘

楊隆演

楊溥

徐溫

前蜀

李昇

李景

李煜

後蜀

王建

王衍

五代史目錄

孟知祥

孟昶

南漢

劉隱

劉龔

劉玘

劉晟

劉鋹

楚

馬殷

馬希聲

馬希範

馬希廣

馬希範

吳越

錢鏐

錢元璣

錢佐

錢俶

閩

王審知

王延翰

王鏐

王繼鵬

王延羲

王延政

南平

高重英

高從誨

高保融

高保勗

東漢

劉晏

劉承鈞

劉繼恩

四夷附錄

阿保機

凡敏

先聲
二年六月友珪反帝崩年六十

論曰嗚呼天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于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而議者譏予夫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弊暴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絕其君君此予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焉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當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善也書其為君其實惡也書其實而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得而掩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春秋於大惡不誅絕之者不害其善善敗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偽梁之旨也

末帝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為人美容貌沉厚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太祖遺欽友珪自立以王為東京留守趙巖至東都王私與謀遣朱宏家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家先遣趙巖請王入洛陽王報曰是乃太祖所以興王業也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使利於使近是月即位于

東都

貞明元年三月天雄軍亂賀德倫殺附于晉晉王入魏州取德州

二年三月劉鄩及晉人戰于故元城敗晉人取衛州

三年十二月晉人取揚州

五年正月進軍于德勝自四年十二月晉人進軍迫行臺國德威之死晉王奪據土山梁軍大
六年四月朱泚謀叛附于晉

龍德元年十月戴思遠及晉人戰于威城敗績晉遠北

二年正月戴思遠襲魏州取成安晉破吳丹梁奉晉遠進攻

三年四月唐人取鄆州晉始○五月王彥章取德勝南城唐人彥章北據保保楊劉

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唐人取曹州蓋竊傳國寶奔于唐而帝崩○冬十月王彥章及
唐不待滅梁而立

後唐本紀

莊宗

莊宗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蓋忠居
北庭之金滿州其子執亘歸唐其部落號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亘子曰赤心討龐勳以功拜振武節度
使賜姓名曰李國昌國昌子克用善騎射能仰中雙鳧因國昌拒命據雲州復亡入鞞鞞克用驍勇軍中
張季鸞兒其一目眇及貴號獨眼龍威名蓋代北在鞞鞞從軍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
輒中羣豪以為神黃巢陷京師中和二年以步騎萬七千來赴敗巢將橫尸三十里京師克用功第一
拜河東節度使○四年黃巢敗走克用追至克胸不及而還過汴朱全忠譽之於上德輝夜以伏兵攻之
倉大兩滅火克用隨電光還軍中訟其事于京師僖宗和鮮之光啓元年朱全忠討河中王重榮克用以
兵助重榮敗攻于沙苑遂犯京師僖宗出居于興元○大順元年朱全忠將軍相張濬請伐克用以陸
地海軍三戰三敗克用兵大掠晉絳至河中赤地千里○二年攻王鎔于鎮州以十餘騎渡海沉塊敵還

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乾寧二
年昭宗使與李茂貞鮮仇封克用晉王○天復元年金忠封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三與國
劉仁恭以燕叛晉乃為書幣聘梁以求和梁以為晉弱大舉擊晉○二年梁軍乘勝圍太原克用懼謀奔
鎮定皆附于金忠
雲州又欲奔向如未決梁軍大疫解去○四年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天祐克用以謂劫天子遷都者梁
也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六年梁攻燕滄州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欲不許存勳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
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強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為梁患所憚者惟我與仁恭耳若
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圍我而我急其難可因德而懷之是一舉而兩得
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乃為燕出兵攻破潞州梁解圍去○七年克用疾是歲梁滅唐五月卒

論曰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繆哉李氏之先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
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拔野古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
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始祖拔野古為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為沙陀都督然考
于傳記其說皆非也更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唐太宗破西突
厥分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朱嘗有沙陀
府也是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
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有小者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明年阿史那
賀魯叛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敗後百五十六年憲宗時有
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于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
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更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後世自失其傳至盡

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

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
棲信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曰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
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鴻綈危鬚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
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五年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李
存質伴臣史敬瑄告克寧謀叛執而戕之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頗懈王乃出兵上黨行至三垂岡歎曰
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霧晝曠兵行霧中攻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十一年即梁乾化四年殺燕王劉
守光用其父仁恭于雁門劉守光也○十二年魏軍亂賀德倫來附王入魏誅張彥以兵五百自衛號帳前
銀槍軍○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傳真獻唐受命寶二

同光元年四月帝即位國號唐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十月滅梁

二年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二月立劉氏為皇后以不正○七月如雷山賽天神夷狄之事

○九月置水于城門懷感以非禮書

三年三月寒食望祭于西郊禮俗之祭○五月皇太妃薨廢朝五日太祖正室於莊宗為嫡母書太妃及授朝見亂世禮壞而恩薄

四年二月趨在禮反于貝州李嗣源討之嗣源反入於汴州郭從謙反四月帝崩年四十三帝屍為伶人焚之明宗入洛葬其骨

明宗

明宗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電為鴈門部將生子邀信烈以騎射事太祖時號大祖養為子賜名嗣源以所
將騎五百號橫衝都督擊萬從周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同光元年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勣叛降梁

莊宗謂曰繼翰以上黨降梁而梁急攻澤州吾出不意襲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乃以步騎五十涉濟至鄆州擊破之梁軍攻破德勝南柵莊宗退保楊劉王彥章攻鄆州嗣源擊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及張翰保彥章雖敗而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備諸將多言乘勝以取齊齊嗣源曰彥章之敗疑猶未知使聞而發救兵渡黎陽數萬之眾舟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顧哉郭崇韜亦勸之莊宗追嗣源以千騎至汴攻封兵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

天成元年實同元四年郭崇韜未友諫以讒死嗣源名位高亦見疑忌趙在禮反嗣源至魏軍變與在禮合莊宗崩入洛即位易新纒以哀冕遠詳哀冕冕以見其情詐○七月安重誨殺馬延于御史臺門御史以純百官後人于臺門為甚矣

○八月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朝廷之甚
○二年春正月更名亶○三月幸會節園羣臣買宴君臣之失

三年御札求直言
四年五月初羣臣質嗣見亂世舉非禮之不急者

長興元年八月張延朗為三司使三司使始於此
二年五月授安重誨及妻張氏子崇質崇緒

四年十一月秦王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君病不倚疾以兵求立當誅故當伏誅帝崩年六十七
論曰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况五代耶乎問

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

之有司廣善殿火災有司球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戒當早已而雷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馮道等民間疾苦道等言殺帑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賦輒重之死曰此民之壽也以詔書褒康吏孫徽等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聽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虜嘗登生民賴以休息然其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弟父子之間不能慮慮為防而愛起倉卒陷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康恥道消深可畏殺擊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園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徵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愍帝

愍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為人形質甚厚明宗以貌類己特愛之○長興二年徙鎮天雄明宗病甚遷名王子鄴明宗崩帝即位

應順元年正月改元用樂○二月潞王從珂反○三月安從進叛殺馮質朱弘昭自殺從進傳二首于從

珂帝如衛州

不書帝崩老當於廢帝紀書

廢帝

廢帝鎮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母親氏少寡明宗過平山掠得之有子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及長驍勇善戰明宗愛之自晉兵戰梁於河上從珂嘗立戰功莊宗呼其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

敢戰亦類我。明宗立拜河中節度使封潞王時明宗春秋已高王於諸子次最長安重誨患之數請行軍法明宗不能後重誨見殺乃為鳳翔節度使愍帝即位朱弘昭馮質用事從王為北京留守王據城反清泰元年三月愍帝出居衛州王以太后令降天子為鄂王及即帝位弑之

三年三月石敬瑭反十一月契丹立晉楊光遠殺張敬達以軍叛降于契丹契丹及晉人至潞州帝崩年五十一帝曰契丹晉系祖命葬其體骨於代道域中

論曰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矣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則難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亦族其隕自茲及愍帝之亡也穴於敬陵其土一塊路人見者皆為之悲使明宗為有知其有媿於重誨矣哀哉

後晉本紀

高祖其父臬拔鷄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洛州刺史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始也敬瑭沈厚寡言明宗妻以女承寧公主嘗諫明宗帳下戴左射軍莊宗為劉鄩所掩敬瑭馳取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暗以錄碑石與趙所重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欲自歸于天子明已不反敬瑭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事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而兵潰明宗立拜保義軍節度使○清泰元年復鎮太原來朝命帥潞王反愍帝出奔過敬瑭于道敬瑭幽帝于衛州

天福元年徙鎮天平敬瑭不受命謂其子曰先帝受吾太原使老馬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據諸鎮外來援於契丹桑維翰劉知遠等以為然乃上表論廢者不當立請立許王從

益廢帝命張敬遠討之敬遠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入鴈門與唐兵戰敬遠大敗敬瑛見德光初為父子
十一月即位以幽涿劍檀順瀛漢蔚朔雲恩新媯儒武寧州八于契丹○十二月御札求直言二十五年

二年六月傳箭于符彥範

三年二月諸鎮官進物以助國臣同欲助公行○三月禁造銅器○七月以皇業銀作受命寶天子寶

○十一月除時鏡令

四年七月復禁鑄錢

五年冬至始用二舞

七年六月帝崩年五十一

出帝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

原契丹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太原尹天福三年冬封鄭王高祖崩帝即位使石德超以御馬二

撲登于相州之西山夫秋之禮

八年三月寒食望祭顯陵于兩莊焚御衣紙錢焚之○五月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六月括借

民粟殺藏事者十月立馮氏為皇后

開運元年正月北征○三月籍民為武定軍率借民財

三年十二月杜威等守貞張彥澤以軍攻降于契丹彥澤犯京師殺桑維翰契丹滅晉

論曰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

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子而不

得為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病絕其子重貴置於馮道懷中而托之出帝豈得立耶登之大臣既違禮廢帝而立之以出帝為高祖子則得立為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為真高祖子也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為教也故余書敬憲為宋王者見以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後漢本紀

高祖

高祖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後居太原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為偏將路王反高祖出奔高祖自鎮川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雖高祖入室盡戮愍帝左右高祖將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為高祖謀畫贊成之高祖即位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知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常疑知遠動位已高幸晉多故而有意每德春之

開運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王峻秦表契丹耶律德光呼為兒賜以木拐虜法貴之如中國凡杖峻還為王言契丹不能有中朝乃議建國二月張彥威等上殿勸進帝即位稱天福十二年○三月契丹開運起大五月高祖歸于契丹以李從益唐明知南朝軍國事○六月殺李從益及其母于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漢以漢高皇為高祖光武為世祖皆不祀

乾祐元年正月帝崩年五十四

隱帝

隱帝高祖第二子承祐也乾祐元年二月帝即位三年十一月郭威反宋廷遂叛附于威郭允明及帝

駕崩蘇達吉自殺漢亡

論曰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今不以為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其謂一為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五代亂世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至年號牽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年末帝已誅反珪黜其屬唐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為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雖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蓋以受增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嘗憤憤下視晉而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末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遷及其即位改元而點開運之號則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其見於是乎

後周本紀

太祖

太祖姓郭氏諱威邢州堯山人也少孤依洛州人常氏洛州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威年十八應募貝氣好使酒以通書算補軍吏好讀關外春秋略知兵法漢高祖起兵太原即位拜威樞密副使高祖疾以隱帝託威拜樞密使時李守貞趙思綰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常思等討之無功乃使西督諸軍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服與士卒同將士皆歡樂威至河中治攻具攻羅城守貞死思綰景崇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威辭以破賊皆將相之賢帝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達吉等皆賜之威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及宗室方鎮由是濫賞遍天下建祐三年拜鄴都留守以樞密使之鎮蘇達吉

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卒以樞密使行隱帝與李業等謀使郭崇殺威使者至威召魏仁浦謀於卧
內仁浦勸威反倒用留守印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憤然效命十一月威舉兵渡河隱帝
乃誅威家屬于京師郭允明弒隱帝于趙村威入京師縱火大掠率百官朝太后請立勞為嗣高祖弟十

二月威伐契丹至澶州旋王峻遣郭崇殺資于宋州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正月即位改元○劉崇自立于太原高祖弟也○二月寒食望祭于潘地佛寺名

顯德元年正月帝崩年五十一

世宗

世宗諱榮本姓柴氏邢州人也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器貌英奇善騎射通書史
黃老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魏

顯德元年正月帝即位

二年二月御札求直言○五月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度者○九月頒銅禁

五年三月克淮南十四州以江為界○七月頒均田圖○十一月作通禮正樂

六年四月取乾軍軍取益津關以為取瓦橋關○五月取瀛州○六月帝崩年三十九

帝神武雄略一代英主留心政事摘伏辨姦駕取豪傑文武參用然稟性傷於大察用刑失於峻事

行之後多自追悔而降年不承美志不就悲夫舊史云

恭帝

恭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始封宗訓為梁王及崩嗣位

七年正月鎮定三州奏契丹與劉延鈞合勢入寇帝詔

太祖北征晚至陳橋驛軍變擁逼高歸恭帝自內降制乃禪位時正月五日

舊史云

論曰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備謂喪亂之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文唐戕克寧莊宗殺而殺存

又莊宗殺從璟明宗殺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大妃薨而輟朝莊宗同立劉氏莊宗同禹氏

為皇后初年則夫婦之倫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初年居喪改元而用樂

初年殺馬延明宗大及任天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養當山同傳清泰二年而撰

馬出帝初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乎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德二年平淮石五年克淮南復三

關開則威武之聲震攝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禮樂正樂議刑統

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

是時中國之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書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

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銅像豈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書後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

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皆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

志意宜小哉其代南唐閻軍相李穀以計策復克淮南出於疏使學士陶穀為贊而感以錦囊書置之

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史家

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契丹得可不失之

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後梁家人傳

梁之惡極矣自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豪傑並起執不欲戢刃於胸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因一二女子之誤至於洞胸流腸割舌能家禍主父

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難逃
遠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女色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
家悔亡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追者至唐晉以後親疎嫡庶亂矣

文惠皇后王氏

母太祖母后王氏生三子曰金昱曰存次太祖后少寡坊三子儻食劉崇家太祖鎮寧武置酒夫人前
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奉先人也后曰汝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
如先人朱二存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在午溝汝念富貴不念之乎太祖乃召存諸子歸太祖即
位追尊文惠皇后

元貞皇后張氏

元貞皇后張氏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
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后嘗救護人賴以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
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太祖破宋瑾納其妻以歸后見瑾妻悽然泣下曰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
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卒追諡元貞皇太后已死太祖始為淫荒卒以及禍

傅王友文

友文太祖養子也性友珪太祖與逆族婦人野合而生也辯詭多智友文多材藝太祖即位嫡嗣未立
心獨屬友文太祖自張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
與張氏友珪專房侍疾太祖謂王氏曰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時守乃以友珪為萊州刺史友
珪懼見韓勣計事勣隨友珪夜三鼓新闢入寢中馮廷諤友珪以劍犯太祖洞其股腸皆流友珪秘喪

殺友文復來家先以禁兵入宮友珪使廷諤丹其妻及已

康王友珪

友珪太子弟目重瞳嘗自負當為天子使刺暮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劍鏗然有聲乃索寢中得刺客殺之遂誅友珪由此遂疎弱宗室信任趙巖張漢傑以至亡

論曰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子應之曰梁事者矣其父之惡不倍于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弑賊者之志也

後唐太祖家人傳

正室劉氏

太祖正室劉氏封秦國夫人明敏多智略習兵機嘗教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追黃巢遠過梁梁王邀置酒夜以兵攻之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遂明太祖還軍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欲軍還鎮自斫于朝太祖從之○梁圍太原晉兵屢敗李存信勸太祖母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夫人罵曰存信代牧羊兒耳安足與討成敗且公嘗王行瑜毒郃州走卒為人擒昔公亡在韃靼不能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悟乃止

皇后劉氏

莊宗皇后劉氏父劉吏表建豐得后納之晉宮太后賜莊宗生子繼友莊宗愛之遂專寵其父誦魏宮上

賜然劉氏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命笞劉氏于宮門莊宗即位欲立劉氏未發郭崇韜希旨言劉氏當立遂冊為皇后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用事於中好聚斂遣人為商賈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宮中宮中貨賄山積唯寫佛書饋路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往往殍活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莊宗與后荒于畋遊時大雪軍士寒凍金鎗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焚之縣史懼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樞占星者言御前有急兵宜散精翠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給軍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亦有天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及越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盡軍軍士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幸汴軍士離散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勞曰過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郭從謙反莊宗中流天崩后與李存渥姦至太原削髮為尼明宗入賜死

○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

克寧太祖弟

克寧居兄弟中最賢太祖病召莊宗屬張承業與克寧太祖崩莊宗即位告克寧曰兒年孤稚恐不足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敵以軍府煩孝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北面再拜初太祖起雲朔得曉勇之士養為子而與英豪戰爭卒成霸業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常身優假及新王立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穎存實善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姓理豈安乎人生富貴自富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克寧妻

孟氏剛悍存穎等各遣妻入說孟氏數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羣言幸臣史敬錫見太后告克寧與存穎謀執王及太后以降讓莊宗召承業告曰季父所為如此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因請誅之

存義太祖子

存義娶郭崇韜女時故人楊千即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其妻出入宮禁存義往往朋淫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乃誣存義過千郎家號泣為婦翁稱寃莊宗怒誅之

繼茂莊宗長子

繼茂同光三年封魏王伐蜀為行營都統郭崇韜為招討使自出師至降王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繼茂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及破蜀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廷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牙門聞然已而宗弼率蜀人請崇韜鎮蜀莊宗遣宦官馬彥珪視宗韜去就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崇韜遣任圜等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彥珪將行劉皇后為教與繼茂使親崇韜遂班師至與平聞明宗反至渭南左右皆潰繼茂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遺盡途窮子當殺我環縶殺之後唐明宗家人傳

淑妃王氏

明宗淑妃王氏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將劉勗為侍兒後明宗納之謀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之王氏曰后帝正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明宗病妃專用事殺安重海秦王從榮皆與馬石敢塘兵犯京師妃與許王從益後宮生子

臣鞠院晉遷都汴以妃子母置宮中封從益邠國公以奉唐祀契丹犯京師乃召從益妻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使者迫之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召高行周等為拒行周不至乃謀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言召行周乃遣郭從義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盃飯告於明宗墳上聞者悲之

從璟明宗子

從璟從莊宗戰有功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往宣朕意從璟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從璟呼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不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如汴將士多亡獨從璟不去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

論曰嗚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為生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顧無與兵為則又盪注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我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子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殺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父子君臣之際詳矣使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明宗子

從崇為人輕馬而鷹視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浮薄之徒日道諂佞以醫其心明宗不能裁制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業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汝將家子文章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喜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封秦王受冊朝太廟明宗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從崇入曰臣聞奸人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時討於軍燕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崇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死助或統諸道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請自節度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奏擬以軍禮處參其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升班在宰相上嘗命寮屬試作征淮檄陳已平一天下之意將相大臣見從崇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莫敢言者明宗疾從崇入問起居見帝已不知人乃謀兵入宮馮贇入見曰從崇反已攻端門明宗問朱弘昭等對曰實有之明宗命以兵守諸門從崇擁兵叩端門左掖門亦閉乃走歸河南府兵潰皇城使安從益殺之明宗聞已死悲咽幾墮於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崇死六日而帝崩

後唐廢帝家人傳

重美廢帝子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如河陽重美守京師居民出城以冀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晉兵將至劉后積薪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為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俱死

論曰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子子之道率

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盛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不別梁傳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橋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及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後晉家人傳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女也出帝尊為皇太后馮后用事太后數訓戒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光犯京師太后與帝欲自焚嬖臣諱起止之范質為帝草表表又為太后表陳謝德光入京師封帝自義侯達于黃龍府舉檣從帝而北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

出帝皇后馮氏

出帝皇后馮氏高祖為重儆娶封吳國夫人重儆卒高祖崩出帝納為后契丹犯京師篡帝之惡曰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與后隨帝北遷哀帝之昏數求毒藥以死而藥不可得

論曰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權權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矣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幾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傷也聖人以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

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其親易與
白不萌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過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之後者所承重故如其敬以
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
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緇曰為之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
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
所為也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
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後漢家人傳

周太祖敗漢兵而隱帝遇弑太祖入京師白太后高祖李后立漢嗣遣馮道迎高祖弟資崇之子道揣太祖意不在資
謂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為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語人今謬語矣資至宋州太祖自灑
州為兵擁還京師資以幽死資見資初資自徐入也以輩廷美楊溫守徐州及聞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
廣順元年王彥超克徐州廷美等見殺

論曰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賢之事

后大祖監國漢太

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為資於美世非嫡長持以周

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當是時天下皆知賢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為資守孤城以死何愧於死
節之士哉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周營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語皆言
庭美等納款於周後懼罪而復款然疑狀亦不見皆不可知也予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不得列於死
節之士惜哉

後周太祖家人傳

皇后崇氏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崇氏邢州人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使不拘細行民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有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卒追冊為皇后

後周世宗家人傳

周太祖皇后崇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為子是為世宗守禮居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第以元舅禮之

論曰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替更殺人則棄天下禍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何而可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疑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身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權者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替更守禮至於殺人則孝矣然有不得如其意則擇輕重而處之世宗知權明矣

皇后符氏

世宗皇后符氏父魏三彥卿后世家出於將相之貴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有術者善聽人聲守貞出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何疑於是決反及子貞敗崇訓自殺家人后走匿以惟慢自蔽及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

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而奇之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遂納為繼室世宗即位奉為皇后

論曰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受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錚誅其家族於京師酹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錚錚辭不屋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錚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遣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己故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心矣

後梁臣傳

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其仕不及于二代者以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

翔字子振客大梁為人作賤刺傳之軍中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曰○子讀春秋所記何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太祖曰兵法可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與蔡人戰汗翔為太祖謀盡多中太祖喜以得翔之晚梁之篡弒翔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遣金鑾殿大學士○翔深沉有大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得休息○友珪立以翔謀臣懼其圖己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末帝即位趙胤用事梁盡失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龍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強梁日益削陛下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親戚之私而晉攻楊劉李亞子負新渡水為士卒

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自雅喜遺習壞為將豈足當彼餘鋒乎王彥章敗段凝握精兵顧望不來翔曰臣
今為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即君今凝不來敵勢已迫臣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及莊宗入汴李
振遼翔入見翔曰李振謬為丈夫矣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卒

宋球

汝為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梁敗皆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常勇出諸將後因斬唐賓太祖執
殺之

龐師古

師古事太祖為將出兵必受方略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
太祖命不聽及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搖動士卒斬之已而水至兵
不能戰遂見殺

論曰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強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
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自高駘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孫儒楊凡三十年間三
舉而三敗以至強遺至弱如此此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眾以弱而勝強者顧吳豈足以
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耶

葛從周

從周字通美少從黃巢敗降梁後太祖遣略地山東五日而下三州湖州邢州慈州○太祖遣攻劉守文
于滄州以將暉監其軍暉語諸將以燕兵不可迎戰宜縱入城而後取之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得
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知之乃逆仁恭戰于老鵝堤敗之太祖即位拜上將軍

寇彥卿

彥卿字俊臣開封人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鍾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太祖曰敬翔劉捍彥卿皆天為我生之賜以所乘愛馬一匹後太祖圍鳳翔彥卿為排陣使乘高馳突陣前太祖曰真神將也○太祖遣奉表昭宗追請遣都彥卿悉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為椽浮謂而下道路號哭國賊崔徽朱溫使我至此昭宗顧瞻陵廟待惶不忍去謂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乘相與泣下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怒顧彥卿曰汝趨宮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即日追上道太祖即位拜感化軍節度使

劉鄩

鄩密州人少事王師範師範敗降梁太祖以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如太祖益奇之末帝時為開封尹莊宗入魏鄩以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旗幟以贖負之往來城上而營軍出黃澤關襲太原至樂平遇雨不克進末帝以書責鄩鄩報曰晉兵銳未可擊請人給米千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怒遣督其軍鄩召諸將生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濟兵其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莊宗自貝州返起擊之鄩忽見晉軍濟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交之鄩為圍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河朔皆入于晉後段凝請鄩觀之

牛存節

存節字賢正青州人事諸葛爽爽卒存節領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歸梁○從廉讓與攻馮

州以兵歸至天井關晉攻澤州存節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不欲救之存節曰
事急不赴豈曰勇乎樂策而先士卒隨之及入城晉人穴地道攻之存節選勇士亦穴地應之晉解去○
遼匡國節度使同州水賊無井始劉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朱友諒友諒與岐合圍持久欲以渴疲
之存節請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甘可食友諒不能下及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瘡治軍醫士朱實言病
病半歸卒

楊師厚

師厚潁州人從晉奔梁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偏將八十人為天雄節度梁太祖與晉戰河使北乃
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矜倨難制復置銀搶勁箭軍友珪欲圖之召師厚許軍其吏勸勿行師厚曰吾
二十年不負朱家今雖往無如我何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
招討楊公得一言謝某軍吾事立辦末帝使布腹心師厚遣其將見袁象先計事卒殺友珪末帝封師厚
鄧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詰之己而卒末帝為之受質於宮中

賀瓌

瓌字光遠濮州人事朱宣為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瓌救之起待省館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外以
為吉乃選兵夜馳百里期至待省以逆瓌擊敗之降其卒三千是日大風揚沙敵太祖曰天怒我殺人
少耶即盡殺降卒而繫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効○晉取劉鄩瓌與謝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曰
將帥不和謀亡無日矣乃以輕兵襲濮州瓌躡之戰于胡柳後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既又大敗晉取濮
州夾河為柵瓌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還以疾卒

謝彥章

彥章初事武從嚴從嚴授之兵汪以千號置武裝中為行陣偏伍之數亦以出入進退之節事梁太祖為
新將質璽甚用彥章而彥章與溫裕善將騎兵溫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解彥章為將好禮儒士
雖居軍中當儒服或臨敵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驅疾若風兩晉人望其行陣皆相謂曰謝彥
章必在此也名重敵中賀環詎以反殺之

後唐臣傳

郭崇韜

崇韜代人明敏以材幹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
知祥乃薦崇韜為之○莊宗即位拜樞密使梁王彥章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引短兵出
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時唐已得鄆州崇韜曰彥章圍我其志在敗鄆州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
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圍也莊宗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渡河築壘
於博州六日壘成彥章東引兵急攻之時大暑彥章兵熱死攻壘不克道趨楊劉莊宗擊敗之○唐自失
德勝梁兵日掠澶相取黎陽衛州而李總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燕又聞康延孝言梁方召諸
鎮兵欲大舉莊宗以問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
約罷兵原為後圖莊宗問崇韜崇韜曰陛下與兵仗義將士疲戰事生民苦轉餉十餘年矣今大號已建
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今得一鄆而棄之難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
商賈征輸必集新舊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退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
民而敵不支數月豈接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_{自梁}盡得梁之虛實此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
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搗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曰天言成

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登凶門而出現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夜渡楊劉從鄭州入襲汴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拜侍中莊宗即位累表自陳請依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同光三年夏莊宗患宮中暑濕欲得高樓避暑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酷暑被甲乘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陰暑履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重難難連勝為慮不圖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切諫由是諍間愈入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總管當行而崇韜以境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計乃曰魏王繼及國之儲副而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辱故事也莊宗曰必為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及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至即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向延嗣勞軍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矯詔魏王殺之

安重誨

重誨應州人少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為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決之明宗即位以為兵部尚書累加侍中兼中書令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心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累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英觸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國怒辭疾還唐末守殿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殺國而後白誣國與守殿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奉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

堽五德重誨視之曰偽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宗陰取之他日按鷹于西郊
戒左右無使重誨知○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却而不自白○馬牧軍使田令方牧馬虜多悉坐劾
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貴畜而賤人令方因減死其甚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
以天下為己任欲內為社稷之計外制諸侯之強然輕信韓致之新而絕錢鏐之臣使商彥溫至死而不
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武仁矩未至而重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此獨見之慮
禍孽所生也○錢鏐據浙自梁及莊宗常重其禮明宗即位鏐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遣韓致使與及
改還潞昭遇坐死乃下制削鏐官爵錢氏遂絕於唐○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非李氏子欲誅
圍之從珂聞為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以叛從珂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起歸朝廷耳
從珂上變明宗疑其事重誨圖請用兵明宗遣藥彥稠討之誠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希
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從珂罷鎮居清化里弟重誨數諷軍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明宗曰吾為小校此
兒為我擔石反捨馬真以相活今為天子獨不能死之邪○重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川路險阻糧運甚
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關西民苦輸送聚為盜賊重誨請行過鳳翔朱弘昭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孟漢
瓊自行營還亦言西人聞重誨至震駭之狀重誨被召還拜河中節度使明宗遣翟光業至河中視其主
就又以李從璋代之光業至從璋圍其第因擊死之重誨歎曰我國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
論曰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
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記事若今學士院總領學士
謂之記事也因崇政使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院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官
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專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為

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侷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周德威

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知敵數當梁晉之際周陽五少才之勇聞天下梁圍晉太原令軍中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陳章者號陳野又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宋陽五欲生致之德威出執戰擒之莊宗新立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莊宗召之即還軍太原晉人乃安○梁遣王景仁等擊趙鎔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屯趙州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曰此汴宋偏販兒徒飾其外耳不足懼也退告莊宗曰梁兵銳未可與爭少退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利速戰不乘勢擊之使敵知吾眾寡則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原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之己而獲梁邊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為浮梁莊宗曰果如所料乃退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德威曰梁軍遠來不暇齎糧縱其能及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軍動不可復整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德威擊劉守光破幽州與梁劉鄩相持爭趨臨清積粟之所以故因鄆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将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三萬人從莊宗于河上進軍趨汴或報梁軍至莊宗問之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至梁之國家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難與力爭且吾軍无至糧饗具而營柵是以速待勞之師王宜按軍無動臣以騎軍擾之使營柵不得成糧饗不暇給因其勞而未之可勝也莊宗曰吾軍河

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遂督軍而出梁軍犯晉輜重德威軍亂父子皆戰死

符存審

存審字德詳陳州人歸晉為義兒賜姓李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存審力戰暮復敗梁軍于土山遂取德勝梁河南北為兩城晉人謂之夾寨○梁朱友謙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存審救之諸將連戰存審以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鬪錫存審曰可以一戰乃進擊鄩敗之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

史建瑋子匡翰

建瑋雁門人少事軍中為裨校自晉與梁相距建瑋為晉兵先鋒梁兵數為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建瑋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歷義成軍節度使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春秋左傳從事關激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嚮張式未見史匡翰新關天下談者未有偶爾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服其量

王建及

建及許州人從莊宗戰皆先登陷陣晉軍德勝為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南城以竹竿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即以火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竿梁兵走晉軍得渡救南城瓌圍解

元行欽

行欽幽州人為劉守光裨將與明宗相拒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腹行欽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為子賜姓名曰李紹業莊宗好戰而輕敵梁兵圍之行欽馳騎

斷其二子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趙在禮反莊宗命行欽攻鄴無功明宗軍變與在禮合行欽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從璟行至衛州行欽繫之從璟還莊宗復遣行欽以為不可因殺之傳見從及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歟卿等各陳利害何如乎欽泣與諸將解誓斷髮誓以死報郭從謙反莊宗前行欽奔至平陸為野人所執折兩足檻送京師明宗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瞑目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洛陽市

論曰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王亡與亡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雖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真誠節有足嘉矣反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遽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烏足貴哉

烏震

震冀州人也少事趙王鎔鎔為張文禮所弑震從行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子十餘人招震震不顧文禮嘗斲手鼻縱至習軍軍中不忍正視震憤激勵身先士卒攻破鎮州

論曰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言之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貪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眾人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已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係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二

後唐臣傳

孔謙

謙魏州人為莊宗度支使王書存賄知錢穀聚斂之事嘗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之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力為多然民不勝其苦莊宗初建大號後以謙為租庸使直以聚斂為事莊宗除百姓田租放場務課利文員者謙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使使文章論理以謂制利不下支郡刺史不忠奉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為法願遵舊制認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又請減百官俸俵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員數以至郵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牧猪羊茨灰占庇人戶吏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之明宗立募謙罪斬之遂罷租庸使類

張延朗

延朗汴州人明宗即位為三司使長興元年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租庸使領天下錢穀鹽鐵戶部度支之官明宗誅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使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遣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無所建明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晉兵起廢帝欲親征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木至晉兵入京師斬延朗

李嚴

嚴幽州人為人明敏多藝能射騎射同光三年使蜀為王衍陳唐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行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問中國事嚴曰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鄴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克漸於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關嶺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強虜拜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荆湖吳越修貢賦致珍奇願比列那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蜀人聞嚴應對奇之嚴還具言可取之狀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嚴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大怒於是決議伐蜀以嚴為三川招撫使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為託即以蜀降其後孟知祥居強於蜀安重誨思有以制知祥者嚴求為西川兵馬都監知祥惡其來蜀人亦惡即斬之

朱弘昭

馬贊附

弘昭太原人少事明宗與安重誨有隙為鳳翔節度使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重誨督軍至鳳翔弘昭迎謁甚恭使妻妾侍飲食重誨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諷聞之端弘昭即奉言怨重誨遣人告敬瑭使拒重誨重誨由此得罪死○明宗病秦王從養禍有端唐諸大臣皆欲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罷以弘昭及馮贇代之時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從養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愨帝而以漢瓊知後事愨帝從乃議從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路王從珂代敬瑭三人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遂反愨帝召弘昭討事弘昭投井死安從進殺贇于家

劉延朗

延朗宋州人廢帝起鳳翔與共事者韓胤李專美宋番及房萬與延朗謀之○有張濛事太白山神
魏省其言吉凶無一不中萬使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氏已上帝
將反兵少乏食濛又使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問罪於朝而延朗調率城
中民財以給軍帝即位受冊歲次甲午四月庚午帝言張業神言豈不駭哉帝既立以番度將兵專美辭
文過主謀議昭胤萬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為祖俱事明宗帝既立高祖來朝既歸鎮帝將罷高祖總管
徙鄆州延朗等言不可司天趙延美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帝召群文過謀之文過曰臣聞作宮
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瑄徒亦反不徒亦反不如先事圖之帝乃令文過手書除日夜
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瑄以反聞延朗等請帝親征行至懷州契丹
丘敬瑄為天子帝遂自焚○初延朗掌機密專任事諸將嘗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
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
追兵所殺

論曰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業神言驗矣然為知其不為禍也廢帝之起所以與圖謀者此五
六人故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為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哉

康義誠

義誠字信臣代北人從明宗討趙至魏而軍變乃勸明宗南歸明宗即位遣捧聖指揮使又遣侍衛親軍
馬步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兼共明宗召義誠使自處量而義誠不出兵義誠結秦兵馬軍指揮使朱
弘實以兵擊敗從榮廢帝即位與元張虔到兵叛降從河諸鎮兵皆潰廢帝謂朱弘昭等曰朕事克未有
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謂計從事一至此義誠曰西帥驚潰王將佐耳今京師兵多臣請盡軍

以西扼關而守，愍帝以為然，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軍士負物曰：「劉曜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圖志而疑義誠，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是兵從西師。』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為招討使，悉將禁兵以出，遂降從珂，從珂斬之。

論曰：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令猶因之。然原其始，起微矣。當唐之末，方鎮兵多，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更始為侍衛親軍，為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在堂，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天子自為將，則都指揮使乃卒伍之都長耳。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為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語曰：『涓涓不絕，流為江河。』夢英不滅，夫矣。奈何！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侍衛司矣。則為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分屬南北兩司矣。

豆盧革

革為世名族，莊宗即位，拜平章事，兼無學閣，除拜官吏多失其序，革乃為是說為相，以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時莊宗內畏劉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勳雖盡忠，亦無學術。革說唯諸宗編而已。唐梁之際，任官遺亂，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固緣為甚。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穆，而身父母男反拜，控甥者，時唐新滅，梁紀綱未立，議者謂宜革以漸而崇，黜疾惡果於必行，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

自行事事發廷皓及選史戶政生元判吏部銓崔沂等皆取以偽濫舉故而奏踏竊振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革自為相連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二人各以其子為捨道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遂改他官革以說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諫官希安重誨有上疏誣之革生請俸私人說實官與選人實為百姓昭白盡

任國

圍意苑人明敏善談辯李嗣昭節度詳園觀察支使梁園潞州晉王亮管兵救潞者解去園勸嗣昭堅守莊宗破梁園圍為嗣昭書許甚喜之從戰胡柳敗梁兵園有功莊宗嘗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勇也張文禮截王銘嗣昭討之戰殲園代將號令嚴肅文禮于處球閉城聖園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處球登城呼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況首自歸懼無以塞吾幸公見表指其生路園曰以子虎人圍難食然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易若伏而俟命處球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乞降人皆稱園言不欺○後為北京州留守為政有惠愛郭崇勳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園為行軍司馬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園多邊異由是有隙○明宗立同平章事兼判三司園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嘗說豆盧革罷議擇相園意屬革琪而鄭珏孔循謂重誨曰宰相端方有器度者為之太常卿在協可也他日明宗問而重誨以協對園革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書天下皆知在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為沒字碑相位有幾豈容更甚天端明宗曰卑庸名家子可置此位或末可則相馮書記○議未決孔循拂衣去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任園謂重誨曰革琪才藝可兼時革百人而讓天沮害其能若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瓠娘之轉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然園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奉請

自出園以故事爭之辨於帝前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輒大
家耳明宗不悅而使臣給券年自內出園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磁州重誨誣與朱守殷謀鴆制殺之

趙鳳

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劉守光黥燕人為兵鳳懼因覓高僧莊宗以為庵惠士莊宗及劉后重張全
義弟酒酣拜全義為父鳳極言不可又上書言郝繼孫為全義養子雖犯法死不宜有別籍之財言皆不
用○明宗或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於是直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
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鳳遭禮部侍郎因諷任園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
在翰林學士上園為重誨所殺誣以謀反鳳號泣曰任園天下義士豈有謀反而公殺之○術士周玄豹
以相法言人事多中重誨使明宗易服下坐召相之玄豹曰內衛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
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者不可言明宗即位恩詔玄豹鳳曰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傾國之人皆將奔
走吉函之說轉相惑亂遂不召○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
偽因斧斫之時宮中施物因此皆止○安重誨為邊戍溫學善變明宗斬戍溫鳳奏事因及之明宗曰此
閑事朕已處置之鳳曰臣所聞者契濶利害陛下不可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
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愚艱危致陛下為
中興主妾可使為人動搖明宗改容曰卿言是也後重誨得罪獨鳳言其盡忠○為安國軍節度使所得
俸祿悉分將校臨疾自筆授書數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

李襲吉

襲吉洛陽人為晉書書記博學多知唐故事晉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論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請

之至於事子母奉友相於暮夜全戈鐵馬踣蹙於明時歎曰事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敬翔曰善為我答之

張志

書字允中晉陽人為入沉靜慕欲少好學能鼓琴莊宗素知其文辭即位為租庸使精於吏事莊宗建號東都以鞠場為即位壇書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鄒南魏繁陽壇至今不毀及莊宗毀壇為場書歎曰不祥之兆也○郭崇勳代蜀屬黨為相官官伶人沮之乃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崇勳在魏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崇勳斬其使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承王仔勳奔太原左右曰今魏軍南闕主上存亡未可知宜拘仔勳俟命書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過我其庶豈有懷二心以幸變弟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表明宗勸進憲拒之已而符彥超兵殺仔勳憲出奔見叔

論曰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夫三人為翼建美楊溫之死子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款與仔勳俱死及仔勳叛殺反奪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予之於憲欲成其美志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也

蕭希甫

希甫宋州人機群多瑯嶼少舉進士為表表先節度巡官希甫不樂變姓名之鎮州為王鎔家軍尤不樂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莊宗滅梁遣宣慰書希甫始知母死而妻改嫁乃發哀服居魏州人有引事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明宗召為諫諍大夫復置幽函以希甫為使希甫建書曰共亂相乘主綱大壞使欺凌有力者勝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寬何可勝記願函一出

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責感有不得繼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
 應山示眾豆盧革重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布旨誣奏革說皆貶死○明宗有事於南郊羣臣習儀於觀
 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樞奏使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
 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答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罵是夜託疾還第

劉贊

特魏州人始就學父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父自肉食而以蔬食食替於林下謂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
 之則勤學所以于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督益力學舉進士○明宗時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
 法權臺不可予以私一時秦王提兵而驕言事者請置師傳以輔道之督為王傳從容諷諫舉以正道及
 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得全官而已贊曰嘗有天子家嗣見殺而省儉嘗官乎已而長流廣州

後晉臣傳

桑維翰

維翰字國備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鏡自奇曰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
 進士主司惡其姓桑與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者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示人曰硯
 弊則改而他任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維翰贊成之因使為書表援
 於契丹往見耶律德光陳利害卒以滅唐興晉維翰之力○高祖即位為翰林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出鎮相州○出帝即位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
 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整理初舉
 翰為翰林學士多酒過天福五年詔兼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

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用親其為之維翰權勢既成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彥彥歸馮玉用事共護之罷為開封尹契丹屯中渡破樂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見馮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謂馮於苑中不見維翰退而嘆曰骨不血食安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終敗於延廣自兵興契丹善撤木宮不以兩人為言張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事此安可逃死安生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使人縊之

景延廣

延廣陝州人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高祖即位遣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下出帝立晉大臣諷告契丹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撫探而已契丹怒以責延廣延廣謂契丹使者魯瑩曰先自帝北朝而立今天子中國自冊且晉有積磨大劍十萬口翁婁戰則來他日不棄孫子取笑天下豈和其言必起兩國之爭因請裁於紙延廣教瑩載以授瑩瑩藏衣領中歸語契丹時天下旱蝗民餓死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為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三將被圍數重石公案詳前帝救出之延廣方握親兵恃功驕恣請將由其節度帝不能制也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及契丹去延廣為河南尹居洛陽無事不得志見晉日削乃為長夜之飲契丹犯京師遣騎取延廣延廣馳騎見德光德光責曰南北失懷皆爾爾也屬筆出衣領所藏書乃以十書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其授至八著遂叱鎧之將送之北夜分引手扼吭死

論曰嗚呼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待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強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斯立襄結兵連敗約起事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

十一人言自卷二
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蓋本本不順而與表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可不戒哉

吳懿

懿州人少舉明經登高祖以雲州入于契丹懿王州事而守城不下及出帝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
擊以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命溫高水清軍節度使其牙將鄧珂驍狠令溫
奪其職及入朝乃請其子自隨晉大臣以懿前守雲州遣代令溫守貝州珂因見懿願自效懿信之開運
元年正月契丹寇貝州懿命珂守南門珂引契丹入左右報珂反懿即投并死

後漢臣傳

史弘肇

弘肇字化元鄭州人為人驍勇是及秀馬梁木調民七戶出一兵選弘肇為禁兵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
兵所至秋毫無犯後高祖疾與楊邠緣達吉同受顧命陸帝時守自王章崇趙恩館及弘肇出兵緣慕
罪無大小皆死太白晝見民有仰觀及抵罪者吏白史肇弘肇示以三指吏即騰斬之又為斬古決口斷
筋折足之刑○周太祖出鎮弘肇議帶樞密行緣達吉楊邠以為不可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頂長鑿
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及李善範允明後替蟲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
以弘肇威震人主因其入朝擒弘肇楊邠王章斬之

楊邠

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時蘇達吉與蘇禹珪在中書以私賄除吏邠為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為可
乃入白而深達吉乃為几門陰出身請司補史者一切罷之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謂為國家者每
應審甲兵先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東大政而務苛細凡前官不得居外天下行旅皆給邊所

除之法廷義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考順違吉凶而已禳除非臣所知帝方與羣等狎昵多為虛語相請戲放飲為於宮中乃以詔報郭威威遂舉兵反

後周臣傳

王朴

王朴字文伯少舉進士依漢稱師師為大臣與將相交惡朴知其必亂乃東歸周世宗即位數年違其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燕并魏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奸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干僧大不制而至干濫吳蜀乘其亂而禍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奸惠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糧役以時以阜其民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謀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效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令惟吳易關東至海南至江可扼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扼之備東則扼西備西則扼東彼必奔走以救其憂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東之強弱攻虛擊實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扼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奉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得吳則杜廣皆為內臣吳蜀可飛書而召之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煩以強兵攻力已竭氣已衰不足為邊患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天下知法諸將用命一檢之後可以平邊○世宗覽意程氏已捷羣議魏觀劉是歸而益治兵觀然有平一天下之志觀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敏

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脩文德以為先惟陶穀實儀與朴言用兵之策世宗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遣樞密使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以版軌離艾朔望周變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歷詔朴考正雅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凡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潤今京師之制多其現為所作樂至今用之不變至言諸國興滅云淮南可先取并冠最後亡宋興平定四方皆如朴言顯德六年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

鄭仁諫

仁諫字日新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醉怒拔劍欲殺之仁諫植立不動紹光擲劍于地曰汝有器量必官貴非吾所及也周太祖與語甚愜每事有疑即從質問世宗攻河東仁諫留守東都病卒世宗將臨喪有司言歲不利世宗乃先以桃刻臨之仁諫自微時為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親重之然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

龐叢

叢字仲熙燕人初舉進士高第常次歷代有國廢典治亂之迹為運源賦又遊相國寺見存竹可愛作碧鮮賦以文名一時王朴重其才薦為宰相李穀久而朴問曰龐叢不為舍人何也叢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追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居歲中病卒叢者以能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禮重文士叢與張昭黃徹陶穀徐台符俱被進用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為叢之諛也

論曰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
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恥甚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
者視高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可謂能矣不
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
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強其不
能以暴其短惡賢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臨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智
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樂治亂相去雖遠甚而所以致之者不多也
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數哉

死節傳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為作死節傳

王彥章

彥章字子明鄆州人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鎗梁晉弟
天下為勳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闢羅小兒耳何足懼哉晉破澶州彥章具妻子歸太原遣使
招彥章彥章斬其使以自絕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鑲斷德
勝口華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未帝昏亂趙岩等用事宿將被譴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夏
晉取鄆州啟期以繩納靴中人見末帝引繩自經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乃召為招討使殿殿為副末帝
聞破敵之期彥章曰三日左右皆失矣彥章出馳兩日至滑州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持巨斧截冶
者且鑼炭東流而下彥章引精兵沿河趨德勝舟兵架鐵炮斷之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急擊南城浮橋

斷南城破蓋三日矣莊宗傲北城為筏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筏相及輒戰一日數十
接彥章直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臺博州東彥章攻之不克遂擊楊劉戰敗乃罷歸勸運弟唐兵攻兗州
召彥章使守東路以兵少戰敗被擒彥章武人不知書常謂人曰約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
也莊宗使人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
何面目見天下之人哉豈句活遂見殺

裴約

約潯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為裨將嗣昭卒其子繼翰以澤潞叛降梁約召州
人泣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故報梁仇今即君違背君親吾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莊宗聞繼翰叛有
憂色及聞約不叛喜曰吾於繼翰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遣將存寄救約未至而梁兵已破潯
州約見殺

劉仁贍

仁贍字守憲華南唐周師征淮李穀攻壽春李景以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使鎮壽州世宗圍之數重攻
之百端自正月至四月不能下而歲大者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泚暴漲礮舟竹籠世宗以其皆
飄南岸為景兵所焚明年景兵敗奉表稱臣割地輸貢而仁贍獨堅守不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
諸將出降仁贍命斬之病甚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是日卒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寇遂
徙城下營而復其軍曰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也

論曰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
章者可謂得死義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載仁贍降書其副

使孫羽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於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厚薄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贖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歎哉

死事傳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代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貴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不願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歎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金節之士三人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序起者其有旨哉不能立傳者五人為序起附宋守殿將宗介李進休李即即胎書俱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

源德從李罕之叛晉降梁末帝分魏相為兩鎮道劉鄩將兵屯魏以虞變源德為鄩守貝州時晉下令燕而鎮定皆附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千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

頁會奇

頁會奇姓名曰李紹奇其後魏姓名初事梁為軍校後奔晉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鎮忠武河陽之人進留不得行父老諷京師乞留從鎮武信董璋反攻遂州奇閉城拒之旬月殺兵不至城中

會奇自刺死吳岳兵備可斬奇食盡力窮死其

姚洪

洪本梁小校嘗事童璋後事唐長興中戍閬州童璋反以書招之洪投書廟中後被執璋曰爾為健兒我遇厚汝何負我耶洪曰老賊爾嘗為李七郎奴掃馬費得一醬錢矣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耶吾能為國死不從人奴生璋怒剗其肉洪至死罵罵

王思同

思同為人敢勇善騎射善為詩禮丈士從鎮雄武吐番最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明宗始知其材以游王反鳳翔遣伶奴安卜以五絃謁思同以通其歡思同執送京師會諸鎮圍鳳翔破東西關及楊思權引軍降游王思同未知猶督戰諸鎮兵潰思同走潼關從珂追執思同首之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婢其言殺之思同東走村自歸于天子與元與父走見

張敬達省進京附

敬達事唐為大將軍節度使廢帝疑石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敬瑭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遠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賊有大風雨晨主以堞之敬瑭求救於契丹契丹兵圍敬達長百餘里濶五十里副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認背唐光遠促之不已即斬敬達降晉覆進宗為瀋州刺史楊光遠反以不屈見殺

沈彬

斌為相州刺史契丹犯塞過相州趙延壽招斌斌罵曰公父子謀計陷于難雖忍以大羊之氣處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屠沒府

王清

清初事唐後晉為奉國都虞候關連二年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為步軍之最是冬重威軍中疫橋南廣軍其北以相拒虜以精騎出晉軍後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請以步兵二十為先鋒登橋關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遣與宋彥高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重威有二志不肯進兵以兵退走清曰吾獨死于此矣因力戰死

史彥超

彥超周太祖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為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以復合者數四遂殲于陣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聞彥超死班師世宗惜彥超而憤無成功莫念不食者數日

孫晟

晟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謁唐莊宗為著作佐郎復為安重誨所惡乃奔吳李昇愛之與馮延巳并為昇相晟較延巳為入常曰金陵王盃而或狗屎可乎晟事昇二十餘年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奴各執一器環立侍號肉臺盤世宗李景征淮遣王崇質副晟奉表世宗留之晨語崇質曰各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承陵一坏土也世宗待之甚厚各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收下獄臨死神色怡然南望拜曰臣惟以死報國乃就刑

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播紳之士安其祿

而立其朝者無復廉恥之色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雖曰千戈興
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靡壞至於如此然未嘗無人焉吾意必有寧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
自古材賢有蓋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顧子之行不過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
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先論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又字跡於
不可復得然僅得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履屨雖不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糠粃首而包羞孰若
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遠張爲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
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晉五代之亂人
倫大壞天理幾滅有能以孝弟自脩於一鄉而風行天下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

鄭遠

遊字雲夏滑州人敏於文辭舉進士不中見天下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俱隱其妻不從遂乃
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還家輒投之火遂與李振善常梁貴顯欲以祿邀邀不顧振得罪而鼠
遊徒步千里往省之遊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求之與道士李
道服羅隱之友善世以爲三高士遊種田隱之嘗樂道服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唐明宗以
左拾遺會高祖以謀議大夫台之皆不起賜號遠遊先生然好飲酒奕棋爲詩畫落人間多寫以練素相
贈爲贊或寫其形于屋壁遊雖遠而名愈彰與石門何偈之徒異矣

張爲明

唐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爲道士高祖召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
居社席之間可以治天下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爲明問宮中奏鼓曰陛下開教乎其聲一

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馬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其言賜號
通玄先生

石昂

昂家有書數千卷士多就昂學問行習名為鵬濶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和留後事昂以事至府上
謁彥朗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昂直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怒拂衣去昂
解官還家語其子曰吾不欲任亂世界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
前誦尚書曰此先人所欲聞也焚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晉高祖詔天下求孝弟之士召見以為宗
正丞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稱疾歸

程福資

福資少為軍卒以戰功為都指揮使出帝北征奉國軍士縱火焚營欲以為亂福資救火滅之亂者不發
以契丹至天子在軍不宜動搖人聽因匿其事李殷誣其與亂同謀出帝下福資獄人皆以為冤福資終
不自辨以見殺

李自倫

自倫六世同居教以所居飛危鄉為孝義鄉旌表門閭

後唐

六臣傳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死生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屢吏張廷
範為太常卿宰相裴樞以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大怒柳璨希梁王旨因殺樞等於

白馬驛指紳之士與唐不與梁者皆誣以明堂坐殿死者數百人朝廷為之一空哀帝避梁遣張文蔚為冊禮使蘇循為副楊涉為押傳國寶使張柬之為副薛貽矩為押金寶使趙光逢為副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就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首以國與人乎難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傾險趨利賣國之徒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

張文蔚

文蔚字幼華初以文行知名昭宗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八蔓引朝士輒加誅殺指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後梁太祖仍以為相

楊涉

涉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願其子襲武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

張策

策少聰悟父同居洛陽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庚午十三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亮改元建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同大驚異之策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黃巢犯長安策返初服韓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喜曰張夫子至矣因屬于朝

趙光逢

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以世亂杜門絕人事柳璨起吏部侍郎末帝即位起為司空卒贈太傅

薛貽矩

貽矩字熙用河東人仕唐為兵部侍郎後遷御史大夫天祐二年太祖自長慶還軍長帝遣將軍乃以臣禮見太祖及還趣良帝遜位

蘇轍

備巧任無康恥太祖息云禪代禍備言梁王功德後皆王欲即帝位未有贊成其美備乃入謁嗚呼萬歲

論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其平作僞者也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歎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書錄見文尉等所為未嘗不流涕也當漢之亡也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以亡及唐之亡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貴賈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視敵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依依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一君子存羣小人雖眾必有所忌而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

義兒傳

世道衰人倫壞而規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其禍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
八姓其三出於馬秦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耶唐自號沙陀起
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威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輩義兒軍至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
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可記者九人其一是為明宗

李嗣昭

嗣昭本姓韓胆勇過人自鎮定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此時
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閻德威攻梁潞州後攻張文禮於潞州為執射中腦卒子繼勳立乃澤
梁及莊宗滅梁遣母朝京師往宗斬之

李存孝

存孝本姓安名敬思後臂善射身被重鎧嘗言坐指手每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
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為多太祖以原君立為潞州留後存孝自其功不食者數日徙邢州留後乃附梁通
趙趙助晉擊之縛至太原車裂以徇

伶官傳

嗚呼感哀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故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世言晉王之
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
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而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使事以少牢告廟請其
矢或以為囊負以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天光王而告成
功其意氣之烈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

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垂天斷髮泣下沾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而皆自於人歟是苟可以興國殞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小字亞子人或謂之亞次自目曰李天下自為王至天子俳優雜戲于廷伶人由此用事劉后與諸姬爭寵恥其世家而諱其嘗莊宗為其父劉更衣服自負者屢違使子繼及提破帽而隨之適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咎繼及而逐之宮中以為笑樂其戲于胡柳嬰伶周匝為導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喜匝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者陳俊德源之力願乞二州報此兩人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吳豪忠勇之士今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因格明其命踰年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莊宗獵于中牟踐民田縣令切諫莊宗怒將殺之伶人敬新磨擔縣令責之曰汝為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天子之馳騁莊宗大笑令得免莊宗尊羣優戲于庭四顧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羣伶大駭新磨曰李天下一人而已後誰呼邪莊宗喜賜與甚厚新磨奏殿中殿中多忌大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母縱兒女嗔人莊宗怒將射之新磨急呼曰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陛下闔國改元同光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同即綱也莊宗釋之新磨尤善俳而不聞他過忌其殿政亂國者有量道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進奏中用事宦機國政皆與奏決採郭美女以充後宮殺存義宋友諒皆追為之也皇甫暉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得入郭而叛者彥瓊啓之也郭從謙從各激軍士為亂亂軍射帝傷階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嗚呼自古宦者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避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

張永業

永業唐僖宗宦者也為河東監軍晉王病以莊宗屬之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永業書檄金
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功為多永業王藏錢而莊宗指其積曰和哥唯是之錢可與錢
一積永業曰臣老敝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 天祐十八年莊宗將即位永業曰梁
唐之仇滅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軀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
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敢與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出洛東
門而令路人歎曰此本朝敕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永業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
誤老奴妾身與歸太原不食辛

張居翰

居翰為唐光陽監軍魏王破蜀王行行至春川明審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應行有變詔魏王殺之居翰視
詔書言誅衍一行乃捨去行字改作一家蜀降者十餘人獲免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難以說譯至於其
委委起戰爭時敗國承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暴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近世沈然無傳於後世
然獨張永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談論可謂保潔者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
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困人之心使人主
已信然後能以禍福以把持之前後左右者日益親愈臣碩士日益盛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

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今梁兵舉無名而假嗣昭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假嗣昭乎太祖善與銘和以子昭為買太祖以女妻之封銘趙王復又氣於晉而梁以王景仁為招討使晉敗景仁於栢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益強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銘常以兵從其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任其政於宦者石希蒙宦者李弘規遣親軍督銘與衛敬希蒙銘怒使張文禮孫弘規漢衛親軍懼文禮乃誘之為亂斬銘

羅紹威

紹威工書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延四方之士通習史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牙校李公儉作亂紹威誅之乃告梁乞兵盡誅牙軍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必傾於梁兵重因此○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殿太祖曰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無功過蕭何遠矣劉守光因其父仁恭紹威馳書勸守光降梁太祖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紹威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場淇門為船自河入洛嚴溝殺百萬石以供京師舟未成而卒于周翰慧任為楊師厚所逐

王處直

處直為義武軍節度使封太原王後歸晉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有事應之故兵人也聞得小兒劉雲即乃與處直為子更名都其愛之莊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亡定不獨存乃招契丹入塞以李普兵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及阿保機入寇都因執處直囚之都為義武軍節度使莊宗待之甚厚及明宗立都反明宗討之都與家屬自焚死

劉守光

守光父仁恭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屋頭為李匡威將匡威為弟匡僑所逐仁恭引兵攻幽州行
至居庸關戰敗奔晉及晉破匡僑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光化元年取滄景德三州請命於唐昭宗未即
從仁恭怒曰為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辱求不得耶昭宗以守文詔命為橫海節度
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三十萬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惠安救魏大敗守文自魏
至長河積屍數百里仁恭復附晉天祐三年梁攻滑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已下皆
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屯瓦橋求救於晉晉攻滑州梁軍解去仁恭幸世多故築宮大安山窮
極奢侈遠蓋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莫不死令燕人用堪為土錢悉絞銅鑿鑿山而藏之有愛焉羅
氏其子守光蓋之仁恭怒遂守光守光自稱盧龍節度使執仁恭幽之乃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
中外燧以火守光身衣赭黃請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帝天下乎梁攻趙王鎰求救於守光守光以為救
趙之兵先至者霸守光以為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為卡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累救趙大敗梁兵於柏鄉
守光聞晉空國入梁乃治兵戒服遣人以語勸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幸二鎮以從晉誰當主此盟者
晉人患之謀曰晉夫妻爭黃池之會而趙人吳瑄羽會伐齊之利而漢賊楚合吾越千里以代人而強燕
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班師守光以為諸鎮畏其強乃諷諸鎮推尊己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
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鎰以墨刺册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
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
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懸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自號大燕皇帝梁乾化元年改元應
天明年晉遣周德威會鎮定之兵以攻燕守光被圍經年晉王臨軍問將何如守光曰今日領上肉耳惟
王所為也晉軍破城執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於太廟仁恭至履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燕復新之

李茂自

茂自本姓宋名文通唐賜以姓名拜鳳翔節度使擅發兵破興元殺楊復恭父子昭宗從茂自山南仰庇使茂自不奉詔上表曰但慮軍情勿變或馬難霸徒令向服生靈因受驚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表辭不遜不能忍宰相杜讓能以茂自地大兵強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他日難使誅死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辱辱坐受凌弱乃以尊王為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與走亡其堂印尊王既敗茂自犯京師昭宗殺兩樞密以謝茂自使罷兵茂自請殺讓能遂賜死河中王重盈卒諸子珂珙等立李克用請立珂珙茂自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自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晉王亦舉兵茂自懼乃殺宰相韓昭度李德裕兵至河中請擊茂自昭宗以晉遠茂自近因欲庇之以為德乃詔罷歸克用數曰唐不誅茂自憂未已也昭宗遂廢安聖捧宸軍萬餘人茂自謂唐將討己遂犯京師昭宗出居華州加拜茂自尚書令封岐王崔胤欲借舉兵誅宦者韓全誨等傳茂自為外援天復元年梁兵至同州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自屢敗城中薪食盡未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屋者處而食人肉斤錢百狗肉斤錢五百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屑豆麥供御自復宮諸王十六宅凍餓死者日三四茂自窮迫謀以天子與梁為解昭宗由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訖安能不與梁和平茂自斬韓全誨等傳首梁軍梁國解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自亦困茂自居岐以地狹賦薄下令榨油禁城門毋內松炬有請之曰請并禁月朔茂自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興元秦鳳入於蜀階成邠富鄭坊入于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同光二年卒于從職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有理鳳翔人愛之

韓建

建初不知書見玉爲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因通音韻聲偶暇則謀去史時諸鎮皆武夫獨建撰輯兵民荆南成汭冒姓郭亦善輯荆楚當時號北韓南郭克甯三年李茂自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建請幸華州遂欲制之請罷諸王將兵去殿後諸軍昭宗登齊雲樓望宮作善惡靈詞三章以恩歸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園行宮請誅李筠三建三衛悉徽殿後及三都衛兵幽王於十六宅以兵圍之諸王登屋叫呼遂見殺又欲廢昭宗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請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耳禮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李茂貞梁太祖欲以兵迎天子建恐乃止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建躡太祖足太祖陽醉去出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先梁時出鎮許州軍亂見殺

溫籍

韜爲義勝軍節度使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境內者悉掘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末朝莊宗莊宗待之郭崇韜曰此叔陵賊罪不可赦明宗入洛賜死

論曰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已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萬善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意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遂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固太祖鑿輪之禍其終然也爲書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母作下宮母置守陵女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一其一於洛中其一于大石者甚原其旨也

王師範

師範唐青州節度使好儒學聚書萬卷爲政有威愛梁太祖圖昭宗於鳳翔韓全海等已請鎮長壽之師

範遣張唐厚聘梁固欲殺太祖不克太祖遣朱友賓攻之友賓戰死後師範降太祖欲誅之未有以發友賓妻泣曰陛下仇家為國諸子皆得封而妾夫死譽人猶在朝廷太祖使人族滅之使者掘坑師範跣席為具與宗族飲酒謂使若曰死所不免其權之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就戮於坑所

李罕之

罕之陳州人為入馳勇力兼數人少讀書不成去為僧以無賴所往皆不容乃乞食酸棗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於地裂其衣依黃巢為盜後歸諸葛象免與張全義分據河陽以附梁既而與張全義有隙乃歸太原日以兵鈔懷孟間嗾人為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時番徇地山東倚罕之為扞敵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萬曰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今老矣若與一小鎮使休兵歸老幸也萬告克用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哉摩雲之性飽則趨矣後叛晉歸罕

孟方立

方立邢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進為隊將後為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潞州山川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嘗逐其帥且己邢人也因從軍於邢州而潞人怨之因以澤潞歸晉晉李元愐為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沁磁三州自為昭義軍節度李存孝善出兵窺山東三州之人停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於梁梁方東事克難不能救也乃乞兵於王鐸攻晉其將石元佐善兵而多智為晉將安全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為然方立果來救為金俊所敗馳入邢州城中食盡乃飲配卒

趙鞏 弟羽附

準其先青州人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兒皆聽其節度父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尚弓劍為人勇果重義黃巢起陳州晏傑以準為刺史及巢陷長安準謂將吏曰巢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乃治城池為守備遣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巢敗果東走衆圍準置屠糜人之肉為食準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當於厄中求生建功立業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懸糧餉欲以久禦之陳舊有巨營數百百壞因理之營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梁叔之解圍去太祖入陳州擊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為自託以其子歲尚太祖女唐昭宗以陳州為忠武軍拜準節度使準卒弟瑒代立乃求鄭文故逆法程王陂激民田兄弟皆陳二十餘年陳人賴之後卒於家陳人為之罷市

論曰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福為惡而受福焉得福惟君子之惟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未必不福者未必不為禍始準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利祿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準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

行襲李正臣均州人為戎昭軍節度使峰巖酷少恩而所至輒有天幸境早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凶穀自生

李振

振字與緒唐拜台州刺史盜起不果行以策干梁太祖奏事長安帝命宣官劉季述謀廢昭宗以告振振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耶令梁王方以大義導天子君等無為此不祥也振還告太祖曰豎刁伊

德昭當劉李廷廢昭宗宰相崔胤陰弒義主而德昭與孫承誨重從實慮胤弒友極為言及斬李廷昭宗反正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陳誨等皆拜節度使國形凌凋胤號三使相恩寵無比

劉知俊

知俊字希階徐州人姿貌雄傑勇出諸將任昇為大雷郡王時王重師以無罪見殺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石右忌之乃奔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使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忌之知俊色黑而生歲在丑黑巷為謠曰黑牛出圍被斷繩建乃殺之

賀德倫

德倫字平虛節度使朱帝以魏兵難制分相遣衛為昭德軍以魏博目為天維軍德倫為節度使分理牙兵之半人昭德軍將張彥謀於眾執德倫迫之降晉莊宗入魏斬彥後監軍張承業殺德倫

關寶

寶字瓊美鄆州人自梁降晉為招討使梁晉戰胡柳營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忘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莊宗乃擊軍復戰遂敗梁兵

康建孝

建孝代北人為梁先鋒指揮使見朱帝任用羣小乃奔於唐具言朱帝懦弱趙巖張漢傑用事忠臣勇士皆見疎斥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聞其謀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僕號澤路之眾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冀以圖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陞下莊宗曰白何以梁之建孝曰梁兵雖眾分別無餘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掩其不虞不測

日天下定矣其後重慶等不出兵而梁忠屬段凝於河上京師無備莊宗自縣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賜姓名曰李紹琛三年征蜀為先鋒排陣斬仇使降興州興王行戰三泉行敗走斷吉栢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敗綿竹行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請生獻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圖利在速戰乘行破膽之時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若修繕橋梁數日使行開關為備勝負未可知也因與龐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遠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復軍始至行弟宗弼以蜀降時重璋位在延孝下見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謀延孝怒其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僅邀相從反倪首郭公之門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崇韜解璋軍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忿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提節及榮福死延孝以米友諒無罪見殺遂擁眾反入蜀任圍追之與孟知祥夾攻之戰敗被擒檻至鳳翔殺之

張全義

全義少以田家子役於縣令因辱之後事諸葛奕死與李罕之分據河陽罕之性貪暴以寇鈔為事全義勤儉督民耕植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罕之出兵攻管絳全義襲取河陽管助罕之圍全義全義乞兵于梁梁敗罕之於沈水後為河南尹披荆棘勸耕殖酒食勞民畝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全盛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及事梁太祖賜名宗爽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全義董年伍鍾馬月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還洛避者全義妻女悉淫之其子繼祚欲刺刀太祖全義止之事梁累拜中書令封魏王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摩脂割皇后以自記莊宗至洛幸其第命皇后拜為父莊宗欲殺梁太祖墓斷棺斃全義以利權之說非王者以大度亦天下也莊宗以為然遂去蓋關而已全義盡軍得李德裕平泉醴酒石德裕保固全義復求之德裕怒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圍定無復能守

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某賊中以為識已奏管殺監軍天下寃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為尊氏頗苦之
後勸莊宗遣明宗討趙在禮明宗及全義以是卒

朱友諒

友諒初名簡後梁太祖更名友諒叛梁附晉莊宗賜姓名曰李繼麟時伶人用事求賂于友諒友諒不能
給量進告友諒反因族其家

袁象先

象先太祖妹之子為馬步軍指揮使引兵軍入宮攻友珪友珪死出鎮宣武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
資千萬莊宗滅梁象先輩資數千萬賜唐將相伶官官者乃劉皇后莊宗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
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為卿設也象先積財產數千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廢帝
時獻錢五萬緡領備刺史晉高祖立復獻五萬緡求為真州刺史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人以為妖
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物之有聲求其同類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笑之

朱漢廣

漢廣有胆力梁攻兗鄆州朱瑾募賊勇賊雖意于頔號燕于都太祖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以漢廣
為指揮使人以為朱洛雁及莊宗滅梁漢廣為右龍虎統軍莊宗出遊幸其第漢廣妻有邑因侍左右莊
宗留至夜而去自此有寵為將無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

段凝

凝妹為梁太祖美人故親信之末帝昏亂凝依附趙巖為殺王彦章為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
城而巖與彦章功狀悉歸功於凝凝納金巖等代彦章為招討使已而梁兵銳盡精兵五萬降唐泰順巖

張漢傑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殺之因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自寵莊宗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為奉宣軍節度使明宗即位賜死

趙在禮

在禮曾子皇甫暉反自貝州攻魏及明宗重慶與在禮合明宗即位自魏徙鎮海曆鎮奉甯天平所至邸店羅列積資巨萬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州人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復居職乃積營內口率錢一千號拔釘錢

霍彥威

彥威任舉為行營招討使與晉相持河上敗降晉莊宗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宗討趙在禮軍慶彥威勸明宗擁兵與在禮合以兵南向明宗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及即位徙鎮平盧宋守殿及蘇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為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眾以傳箭為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戎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

房知溫

知溫字伯玉兗州人為隨軍指揮使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英明宗自魏反兵南反知溫首馳赴之天啟元年拜奉宣軍節度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其劾節軍將龍暉等攻震殺之魏州自羅紹威誅衛軍楊師厚為節度使復置銀槍勁節軍及後劫質使倫降晉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遣勁節九指揮北戍盧臺既遣震代知溫知溫不禁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與知溫會東寨大傳劫節軍亂殺震知溫即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詔恩謀其宗屬於魏州凡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唐鎮天平平盧廢帝立封東平王太常上言策拜王

公皇帝臨軒遣策具在外者止衛命使而國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致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
德鈞東平王知微受封遣策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國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溫左
鎮厚欽直臣積賞鉅萬及辛子彥儒獻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千兩
拜沂州刺史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三

雜傳

王晏球

晏球字譽之洛陽人梁太祖遷富家子之材武者置帳下號腕子都晏球為腕子都指揮使後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威明宗立定州王都反晏球為招討使契丹遣花鉞將萬騎救都晏球敗之橫尸棄甲六十餘里契丹又遣楊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擊殺之為趙德鈞擒送京師中國之威大震而契丹衰伏自晏球始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花鉞既因敗以為功先贊上都花鉞所敗諸將皆欲乘勝取之晏球遂不動卒以持火弊之

王守恩

守恩相漢為西京留守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起即日以頭于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守恩罷去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名群臣懇諭之守恩曰陛下始雖覺矣聞者皆縮頭

論曰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制綱紀亦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然後亂從之亂興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自然也五代之際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成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於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於頤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

福事魯王為偏將莊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類胡人乃令牧馬逾年馬大蕃滋安重海苑之以鹽沃深八夷境乃拜福涼州刺史至青岡峻過雲因慶字善教之獲玉璞綾錦羊馬甚眾感聲大振若夷民服福世本夷秋夷秋貴沙陀嘗有疾臥閣中察佐入問疾見錦衾相獻曰錦衾爛兮福起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者笑之

郭迥魯

迥魯父饒為沁州刺史為政有惠愛迥魯以善舉為將遷復州刺史數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敢忘先君之志以廣乎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遮道舉號當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以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而迥魯父子特以善政聞

論曰嗚呼五代之民何以堪之上論兵賦之急下困刺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軍其洛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宴賚賄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子孫奉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於此之時循唐之史如迥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

華溫琪

溫琪從黃巢敗顧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出之又經于桑林桑林折田夫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募為兵任梁唐累為節度使

裴從簡

從簡世本屠羊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與梁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

曰彼猛士誰能取之從簡馳入梁軍奪旗而還當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醫之左右視者不勝其喜從簡言笑自若為人剛暴難制明宗戒曰富貴可惜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貧爾吾恐不能也○從簡好食人肉所至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能遣二卒夜入其家殺之卒論垣隱木間見夫婦相持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使以帶獻遂踰垣去

張筠

筠初代康懷英為永平節度使掠其家資又於唐故宮掘地得金玉寶鉅萬出帝時居洛陽擁其資以酒色聲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論曰嗚呼五代及者多矣吾於明宗獨異辭莊宗遇弒繼位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位之存立於強弱無所利害錢何為拒之不使之東乎錢筠之守京北趙州家地廣乃新成此洋宜其有所使而為之手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為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位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位之死由錢之拒其稱號者豈小哉

李周

周字通理邢州人父矩遭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盧藏弒家太原群盜充斥道路周送之獄曰子方曠陸軍履儼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書必有天下宜留事吾以圖富貴後為節度使歷四鎮

劉忠讓

忠讓字德謙滄州人唐制樞密使以宦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並莊宗始用武官而權重將相高祖以

宰相蘇翰李焜乘樞密使處謀與諸宦者心不平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其所求請為租穀抑之處讓官於光遠此非上意皆蘇翰等城公光遠大怒訴蘇翰等高祖罷蘇翰以處謀為樞密使及丁母憂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印付中書廢其職

張希崇

希崇字德奉幽州人明宗時為靈武節度使開屯田教耕種軍足食而省轉饋順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旱口大星希崇歎曰旱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明年卒

皇甫遇

遇常山人為人有力虬髯善射歷四鎮節度使契丹入寇杜重威為都指揮使遇為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陰送款于契丹伏兵暮中召諸將坐告以降虜遇等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僉首以次書名即麾兵解甲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死

論曰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由于彼其父而賊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擗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免見害猶為得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使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次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所可貴豈不難哉

王弘贇

弘贇唐明宗時為衛州刺史泚王反愍帝夜以百騎奔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京愍帝下馬勸泚曰泚王反厚義誠長公主教我追爾于路高祖曰弘贇宿將多知事請就圖之即見弘贇曰主上危

迫害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贊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與諸物從乎曰無也弘贊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致與復得手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以弘贊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謂高祖曰主上矚紫雲子公愛塔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起將陳暉杆之守榮戰死弘進自刺高祖因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弘贊奉帝右州解弘贊于樂為殿直廢帝立遣驛使歸帝

劉善文

唐文宗末益州人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為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為一拜審文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文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民更鑄

王周

周魏州人歷涇州節度使發彥乃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更為寬恕去苛弊二十餘事歷遷四鎮皆有善政冀州橋壞遣民租車備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積民粟為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平圍出降周曰愛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後迫降之

安叔千

叔千字胤宗拜昭武軍節度使歷四鎮狀頗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人謂之沒字碑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比吾當與汝一喫飯處拜鎮國軍節度使

馮輝

暉魏州人天福中拜義成軍節度使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糧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氏義剽掠道路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從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民不加賦管內大治拓拔房超大兒來謁暉留之為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而諸部爭以羊馬為市易養年有馬五千匹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

皇甫暉

暉魏人唐莊宗失此暉與其徒劫其都將楊仁晟曰唐莊宗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令將士思歸不可遏此元梅當歸公當與我俱行不奉天子怒奮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何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不從又斬之乃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雙貝州入魏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國暉曰吾當破國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萬暉曰親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平權陳州刺史在禮已東就節羅鎮來朝暉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恤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

王進

進幽州人為人勇悍走及奔馬漢高祖鎮河東每有急遣進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遣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遣彰德節度使

論曰嗚呼予述舊史至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襲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敵陣非有百

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後以疾足善走而兼捷師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使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以君代國如更成長無異其輕如此况其下乎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予嘗進事所以衰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

劉詞

詞守好讓唐莊宗與梁戰夾河以功遷團練使後房州為政不苟人頗便之詞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

王瓌

瓌為蜀鳳州節度使開運之亂秦鳳州世宗攻之為瓌所敗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家而聲教不及秦鳳兵出無功吾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及秦成階相繼降獨瓌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見瓌歎曰三州已降瓌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瓌不答至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右驍衛將軍

范昶光

昶光字子環相州人為宣徽使明宗幸汴朱守殷反昶光曰守殷反跡始見若緩之使得計則成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明宗乃以為然遂乃以騎兵五百人日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遇明宗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潮門守殷死汴州平晝晝論死與隨臣晝晝為樞密使明宗問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笑曰太粗春太原時

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可養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吾所愧也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異議咸竄山谷寄墮軍營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勳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間京師乃定時秦王握兵驕宋王若在外讓者屬意潞王延光延壽求罷而朱弘滋為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見誅明宗崩潞王殺愍帝唐宣天亂末帝詔延光為樞密使謝平劉延誥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帶大蛇自騎入腹半入而擊去之以問術士張生生贊曰蛇龍類也入腹中王者之兆也由是頗著異志晉天福二年延光反于魏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延光降封東平郡王致仕居京師後擊擊歸河陽楊光遠利其賞使投水死詔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柳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琪取其貨鉅萬延光又殺瓊取之而終以貨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以李彥珣為少軍都監使守城光遠遣人之邢州取彥珣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括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降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親母當誅高祖以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坐贓誅

論曰嗚呼人性之護於習也故聖人於仁義深矣其為教也勤而不免緩而不更故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而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安於為惡自唐之衰于戈飢饉交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於不幸困之禮義日以廢墜後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惡於不孝然彥珣嚮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祖恬不為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為非也

安重榮

重榮朔州人善騎射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頤陰招重榮其母兄以為不可重榮曰吾當卜之乃立一箭百

步射之曰吾為公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叛八太原高祖即位拜
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晚更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投其父使親之父哭泣不忍其婦
從傍詆罵奪其劍而逐問之知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後親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見高祖自
藩侯得國常謂人曰天子富有種邪兵強為壯者為之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重榮以謂誑中國以華
夷故困已餓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葛世也契丹使者過鎮州重榮慢罵武執殺之是時吐渾八塞
招集亡命謀民種稗食馬萬匹重榮以金魚袋不足貴刺玉為魚餌之天福六年契丹獲刺過鎮重榮執
之上表言契丹可取高祖報曰前世與虜和親皆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滿以一錢抗之大小不等
毋自辱焉重榮謂晉燕如我何乃及其母又為不可重榮曰為母卜之指堂下幡竿龍口仰謝之曰吾有
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嚴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又使人為太鐵鞭以獻
燕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即君遂舉兵杜重威擒之漆其首送契丹

從從進

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後出鎮山南晉高祖取天下不順常怒藩鎮多務為姑息藩臣慕高祖所為謂舉
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自范延光反郭從進已奮吳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與安重榮結為衣
裏及重榮及高祖卒郭和毅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領為空名堂勅十數適授郭王時郭王重貴有志
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反郭王以堂名執授李建榮討之從進敗自焚死

楊光遠

光遠字德明為莊宗將戰契丹於新州折一臂明宗時為馮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晉高祖起太原
宋帝以光遠佐張敬遠討為契丹所敗乃殺敬遠降郭德光見之新曰爾輩大足為漢兒不用鹽酪

食一萬匹戰馬

以彼契丹敗國之食

光遠慙伏晉高祖以為宣武節度使光遠進見佯為愧色高祖

使一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常為愧爾

○天福五年鎮平虜封東平王出帝即位拜太師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佐軍景延廣取光遠前所借馬

三百匹光遠怒謀為亂出帝賜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乃召契丹八寇周德威亦叛降契丹

曰今不以重兵大特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過

以兵沿河下德果引契丹濟河守貞擊敗之遂與光遠隔絕出帝遣守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

其子承勳勸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地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承勳却幽之遣人奉

表侍乳守貞乃遣殺之漢高祖立贈尚書令命張正撰其碑銘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光遠病禿而

妻跛足人為天下首禍豈有禿禿天子跛脚皇后邪然名夷狄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

餘年皆光遠為之也

杜重威

重威朔州人其妻石氏晉高祖女弟命與禁兵安重榮及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
動欲少却以伺之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遲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
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大敗契丹八寇重威以北面行營招討使乃除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許以中國與
之為帝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棚外軍士猶喜躍以為決戰及告以出降軍士解甲大
哭聲動原野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飢餓市人誑之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懼不受
命高祖攻之食盡出降將及崩乃諫其父子於市

李守貞

守貞河陽人出帝即位領義成節度使楊光遠反守貞破之當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契丹寇鎮定守貞軍中渡遂與重威降契丹後漢高祖崩重威死守貞自以漢新造易國乃與趙思紹王景崇反隱帝乃遣郭威率禁兵攻之諸將請先擊思紹景崇彥珂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敗則他可傳聲破矣威過馮道問策道曰君知博乎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不善博所敗者勢也今合諸將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大悟謀以久困之乃率諸將分為二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丁夫築城以連三柵守貞出爭之兵常失而食盡乃攻破之初守貞名借總倫問以濟否借總倫以方術于守貞倫以王當有天下分野方災使故人婁盡則事濟矣守貞會將吏飲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一發中之守貞益自負及城破與妻子自焚死漢斬其首集南市

張彥澤

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顏視如猛獸善射為騎將高祖時為鎮寧節度使首辱其子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為作章乃出奔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式父鐸詣闕呼冤皆不省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數立戰功後與杜重威李守貞叛降契丹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以二千騎先入京師遷帝於開封府以兵監之及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趙顯之百官及都人爭訴其惡乃殺之

論曰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嫉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獲之屍鬻其肉則其髓而食之捨裂踏踐斯須而盡自古未有也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而國之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

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慕容彥超

彥超漢高祖同產弟也冒姓閻氏黑色胡髯號閻葛菴杜重威反高祖命高行周討之彥超與行周用兵持重彥超欲速進戰數凌辱行周行周見宰相以屎塞口自斫高祖召彥超責之周兵犯京師侯益謂臨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斛甲彥超曰此懦夫之訴也乃大言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陴上喝使歸營及臨帝過救周太祖立乃謀反叛官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英公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而動可保富貴李河中安襄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怒未有以答之乃令杜監括閻弘喜家資犒軍度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顧無隱也及斬掘無所得彥超下弘魯度獄斬之彥超好聚飲在饋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質者主吏覺之已而得質偽銀者寔之深堂用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賊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何用哉明年太祖親征彥超夫妻投井死

雜傳

傳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亾者乎子贖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性士之被儒服者以學古自名而事人之稜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悉歸

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若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救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叔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人而不能見也叔家貧賤之閒為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叔家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次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去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子為人孰邪不可以一手并汙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曰其事于朝官為賜祭封瘞厚卹李氏而首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貞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

道字可道瀛州人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事宦者張承業為總官荐為普王心著記莊宗即位道為翰林學士能刻苦儉約嘗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東蓆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恣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寔到室訪其主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過歲幾恙出所有以調鄉里而逃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人來媿謝道不以為德服除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亂明宗兵犯京師孔循勸道少待道曰吾奉詔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明宗雖知道所為曰此真吾宰相也拜端明殿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啟長典之閒威儀豐熟中國無事道成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為虜失不敢怠於街巷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踰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人情之常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救貴做農救賤傷農因誦鼎爨中田家詩其言近易曉明宗錄其詩常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林明宗以示道道曰此前有形之寶爾王者固自有無形

之實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實也明宗嘉之遂相明宗十餘年乃相臨帝廢帝即位拜司空晉滅唐道事晉加司徒封魯國公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契丹滅晉又事契丹朝和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徽漢道事周太祖拜大節兼中書令道少能論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德光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為契丹不滅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漢帝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拜道道愛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伐遂陽立相陰公贊為漢嗣道道迎之贊未至太祖北至澶州擁兵而反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未嘗觸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危於劍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諫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數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聞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飯色老安於當信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即位劉曼攻上黨世宗自將擊之道切諫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曼為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壁印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平賊曼于高平至取淮南史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道卒年七十三道封瀛王時人稱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如此

李琪

琪煒煌人少舉進士博學宏辭事梁為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詔書皆琪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莊宗滅梁欲相琪琪已歿之乃為大常卿同光三年大水詔百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漫然無足取莊宗

重之以為國計使莊宗崩明宗入霍彥威孔備等請改國號絕土德琪謀曰陛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與兵赴難而易統號使先帝便為路人則然特官何所依性明宗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自唐喪亂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十正銜傳聞即退獨大臣委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非唐故事請罷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若食諸殿殿有恩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宜御前殿也謂之銜銜有儀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銜喚伏由閣門而入百官候朝于銜因隨以入見故未之入閣然銜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也羣臣而見相望故正銜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與殿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又閣殿前殿也及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閣有侍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秘書者無由自陳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相對時安重誨專權用事即臺門新馬延琪為御史中丞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任團白重誨而後糾猶依違不敢正言及豆盧革罷相任國欽相而孔循沮之邊右僕射明宗討王都破定州遷洛琪率百官奉迎奏書言賊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賊坐謀以定州為真定罰俸一月琪少以文章知名既貴乃刺牙版為金宇曰前卿貢進士李琪常置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數為當時所沮

李愚

愚字子晦好學為古文舉進士宦詞魏王繼業伐蜀辟愚為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謂宜緩師待變而

進惠曰王衍荒怠柔其倉卒其利在速不可緩也任園罷拜惠為相不治茅宅借延賓館以居惠有疾明宗遣宦者視之見其改理徹席四壁蕭然命以供饋物賜之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惠為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讀頌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禮時以為過濶廢帝常目宰相曰此鄉飲僧獨以謂飽食終日無所用也

盧導

華字無化舉進士明宗時選中書舍人路王兵犯京師忠帝奔衛州宰相馮道李穀集百官將迎路王請導草成勸進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善之王守節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路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幾殺路王至安從進僅百官班迎百官怒然而去路王至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成導對曰如初李惠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

劉昫

昫美風儀明宗愛其風報建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為蔡慶帝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舊儼乃向計文簿數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佳時吏卒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及昫蠲除民間數然為德而三司吏沮怨先是馮道與昫為姻家而司為相道罷李穀代之最惡道為人凡事有失必譏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也遂相詆詬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聞宣麻罷昫相皆數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

盧文紀

文紀字子持舉進士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來吏白諸道送奏至臺次過名榜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隱舊制因遺史諭之進奏官登聲喧然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狀端

筭臺吏通名贊拜既出怒訴于朝明宗問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遣知後之流明宗曰乃吏
卒爾杖而遣之○廢帝立欲擇宰相悉書清望宮內琉璃餅中夜焚看呪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
之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顧文紀曰白御為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至此御宜如何文紀
皇恐謝罪

馮胤孫

胤孫字慶先舉進士廢帝入立拜平章事不通世務時馮道罷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已無特拜者
有司不知故事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典大政盛文紀以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

劉歛

歛字昭輔敏於文辭舉進士明宗時為吏部侍郎兼事吏部文武官告身官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
高者賜之貧者不能輸錢但得勅牒而無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為敕甲歛建言以制辭或任材能或
實功行或伸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百官
皆賜告身自歛始宰相馮道本田家狀貌曠野道入朝任贊與歛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以問歛歛曰遺
下免園冊爾蓋印敕但係道田道開之怒後還太常卿初鄭餘慶誅屠士庶吉而書既之或雜以當時家
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宴昏之制數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無金革之事起復可
乎始言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歛避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制定之歛與太常博士段頤田敏增損其
書而事出鄙但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婚
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父也說謬可笑

論曰嗚呼善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知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而奉奉行之

五代于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出於夷狄勵能有意使民知禮而獄等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後世士庶吉凶皆取數書為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嘆哉

馬編

編舉明經宏詞莊宗時判太常卿明宗八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編言漢光武立四廟于南陽請如故事立廟以申孝享劉徽脩書儀其所損益皆決於編凡喪服皆以開元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今今有五服自編始也

雅禮

禮字子文深州人舉進士甲科初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秦維翰所改禮以唐故事當罷職乃引經據事之禮專於文學不能治事維翰乃命知貢舉素有醜行為時所惡禮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喜而語簡謂禮曰孔英來矣禮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典及第物議非之遷太常卿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禮與曹貞固等草定之其年天福八年冬至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舉高祖大悅賜禮金帛然制作簡練繼以龜茲節度使法曲參亂雜音明年正旦復奏于庭而登歌發聲悲怨頹唐如龜茲屬破之音舞者行列遲退皆不應節閱者悲憤其年高祖崩開運二年陶穀奏慶三舞明年契丹滅晉郭偉德充八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幽篳鼓吹都人聞者為之泣涕

李憚

憚京兆人天文祥天成中徵又實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書來格命憚為之憚為中書會憚笑曰年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爾覆落者可畏來者未可量歟今予復就覆落故

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開者多其知禮

和凝

凝字成續邠人幼聰敏形神秀發梁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戰敗走獨凝隨之瓌頗見疑危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乃戒其諸子曰和生忠義之士後必富貴爾謹事之因妻以女天成中拜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浮薄喜為喧嘩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凝徹棘開門而士肅然所收皆一時之秀天福五年拜平章事請為宣敕命將以敗安從進避從漢高祖時封魯國公凝為文章以多為富白鍵板以行世識者非之然性樂善好稱後進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舉選范質為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皆與凝同當時榮之

呂琦

琦字穎山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廢帝明拜端明殿學士時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知先事制之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知嚴給金帛妻之以女使強邊大鎮外無引援可弭其亂心茲以琦亂語三司使張延朗欣然曰苟舒國患嚴費縣官十數為婚妻吾叔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以語薛文遇文遇誦叔且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之詩以請琦等廢帝始琦曰臣等為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朕一女尚幼棄之為狄金帛所以養士扞國輸以資慮可乎議遂寢後晉起太原果引契丹為助以亡唐

何澤

澤廣州人為洛陽令莊宗好戲數踐尺田澤潛身伏草間伺莊宗嘗為諫之莊宗為止觀明宗時數上書

言事及奉勅人情不便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然外直言而內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芻叩額
北望呼曰明主明主聞者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
改役戶部歲給編符而課州縣出紙號為編紙洋上書言其敝明宗詔廢戶部編紙

史主

主為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安重誨不知書倚以主備顧問始
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主始

李崧

崧深州人明宗時為端明殿學士契丹入為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崧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
敬瑭不可也高祖德之遽謝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失欲使崧終始成也事已高祖立拜平章事數稱杜
重威之材又信趙延壽之詐晉遂以亡耶律德光犯京師謂人曰吾破兩朝得崧一人而已漢高祖素不
悅崧又為怨者譖及入京師以崧第賜赦逢吉因誅之

張允

允嘗告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較教論引管子吳漢事以自古有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牲牢而出
囚冀感天心以求災也若有罪者見捨無罪者叩覲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高祖覽之大喜

裴諱

諱字東河東人裴氏自晉魏以來為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任後唐為
禮部侍郎陳朝拜嗣失多斥樞臣宰相馬胤孫余維翰皆諱禮部所放進士後胤孫知舉放榜引進士詣
諱諱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維翰過諱諱不迎送人問之諱曰我見余公於中書庶寮也余公見我

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也

王仁裕

仁裕字德華天水人晚晉律音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統高而無和聲嘗有事者起於禁中也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善為詩少嗜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願見江中沙石皆篆籀由是又思益進乃集平生作詩萬餘首號西江集仁裕與和疑以文章知名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親門生元質皆至相

王延

延字世美鄴州人拜中書舍人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時協子頌舉進士文紀謂曰貢舉選士當求實故無以虛名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時其母浮之水上人怪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曰盧公之言為崔協恨其父遂及其子明年選順甲科人稱其公

馬重績

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兵圍之勢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乾西北也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及契丹助普擊唐遂有天下一天福三年上書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宜萬邦之命宜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宗立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律去之五星三層參合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申氣為氣首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又言漏刻之法二十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

趙延義

延義字子英父溫珪事蜀王建為司天監母為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及卒戒子孫曰數術害世甚然任亂國而得罪幾死數矣子孫以他道任進者不必為也周太祖兵入京師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惠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杜濫天下禍究此所以亡時太祖以兵圍蘇土吉劉錙第聞延義言因貸之

十國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黠賊盜賊竟我魏吳暨南唐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陞荆數楚開蠻服剽劫弗堪吳越其尤宰性視人猶蟻遺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詔曰清風與祥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也

吳據廬州統二十八州

楊行密

行密字化源廬州人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起兵為亂據廬州後敗孫德收兵數千衣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其兵皆江淮人性弱及朱瑾來奔得瑾勁騎而兵益振天復二年封吳王初田頌及安仁義朱勣行密之弟從行密起徽越及江淮甫定三人猛悍難制頌政除之頌因行密諸將求略遂反仁義聞之亦反行密遣李神福擊頌頌敗死遣王茂章米志誠圍仁義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樂志誠善射仁義嘗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之一瑾之槊十不當仁義之一茂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之頌之將叛行密陽為目疾謂夫人曰吾業成而喪目吾見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無恨矣夫人召延壽至行密殺之

楊渥

溫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宣州乃卒時天復三年溫鑿宣州庫物歸留兵三千以陳瑋范遇前之既立急徐
溫典牙兵名璠等自衛而溫與張顥有立沒之功乃斬璠造盜八竅殺溫

楊隆演

隆演行密第二子也初溫雖之殺渥約分其地以臣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名璠請誡之溫客嚴可求
曰今四境多虞非公至之不可然恐為之太速不若輔知主漸以歲時然後可也因出渥母史氏教言隆
演當立顥由此與溫有怨誠隆演出溫潤州可求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將至矣可求曰從顥與諸將
造溫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三世之將今知嗣新立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陽謝曰公
等見留不願去也顥嘗可求附溫使客刺之不中可求詣溫謀殺顥以殺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
備位而已溫出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秉政知訓以隆演幼怙凌侮之知訓為朱璣所殺溫請隆演即天子
位改元武歲天佑十年溫為大丞相溫之使鎮金陵也以知訓守潤州嚴可求曰二郎若非徐氏子而推賢
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為復慮溫不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可求懼詣溫謀迎隆演借號隆演以權在
徐氏建國非其意怏怏疾卒

楊溥

溥行密第四子也徐氏立之改元順義梁龍德元年及徐溫等勸溥為皇帝改元乾貞明宗元年三年改元太

和天祐四年徐知誥出鎮金陵七年改元天祐時清泰二年三年十月禪位于李昇後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承

宣宮嚴兵守之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詔撫楊氏子孫昇聞之遣人盡

殺其族自唐景福六年至晉天福二年

徐溫

溫字敷美海州人少販鹽為盜行密起合肥隸行密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問計之俄統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來逆壽溫用其客嚴可求教行密陽為目疾事威遂預立派之功溫客尤見信者惟嚴知祥嚴可求善壽盡知祥長於財利溫以軍旅間可求可求避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

論曰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梅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德板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清敗諸將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數曰傷以此為惡吾豈復為耶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待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逐曰信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號武雄慕而樂為之用者以此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溫已下政存徐溫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弑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表回三王不敢輕取之豈其恩威亦有人在人者歟

南唐錄金陵統三十五州

李昇

昇字正倫初楊行密養為子諸子不能容乃乞徐溫冒姓徐氏名知誥溫子知訓為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即以兵渡江定亂遂得政乃寬刑法推恩信引齊宋丘路知祥王令謀等為謀客及受吳禪復姓李氏改名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天祐二年改元昇元郊祀吳天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從後其尤感者江州陳氏宗族亡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至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父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通好不絕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無復經營之時然吳人賴以休息七年卒

李景

景昇長子也嗣位改元保大

時天福破虔妖賊張遇賢

羅盤初有神降羅盤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

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時南海劉龔死嶺南盜起周神當為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為帥號中天八

國王遇嶺取虔州據白雲洞景遣邊錫攻降之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夢錫為中書舍人陳

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夢錫專掌密命而延巳等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

不可用景不納初宋齊丘為昇謀篡楊氏最有功及事成乃陽八九華山昇招之乃出未幾羅相景立復

名之而陳覺魏岑為齊丘引用齊丘亦罷相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周王氏兄弟連兵累年

景遣查文徽攻之克連汀泉漳四州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遣王延政之族于金陵景欲罷兵而

查文徽等欲盡取之及李仁達福州送款吳越吳越以兵應仁達覺等不相應而馮延巳魯再吳越戰敗景

況覺新州延魯舒州江文蔚劾奏馮延巳魏岑亂政景怒貶文蔚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

請建節度查文徽應之進至西門被擒九年景遣邊錫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分洪州高安

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十三年周師南征取滁州景懼奉書陳兄事之禮又奉表稱臣劉壽濂泗楚

先海六州求羅兵世宗皆不報又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

覺邊錫許文縷率兵趣壽春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諾將請要其險陸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

之以為德十五年世宗復南征朱元降周許文縷邊錫被執景遣全陵劉仁贍死孫羽以壽州降周十

月世宗復南征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擻朱之歌聲聞數十里交泰元年顯德四年丁巳攻楚州取海泰揚

州景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世子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而已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

命王環將以下淮長淮之舟皆為周兵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開老鰲河通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

周兵非敵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下乃請還國取景表獻江北諸州世宗詐之時楊泰浴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為周得景遂獻舒斬黃蓋江為界景去帝號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延魯為東都留守景城走則當延魯用事常夢錫每排斥之景既割地以周為大朝夢錫笑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先帝今日自為小朝朝護還言覺在詐景怒沉覺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覺賜死景因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景謀遣都洪州唐錫贊之乃升法州為南昌建南都遣之時建隆二年而州迫隘景怒錫發疾卒

李煜

煜字重光景第六子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景遣南都立煜監國景卒煜監位于金陵乾德二年始用鐵錢高貴多以一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煜嘗以韓熙載忠直欲用為相而卒熙載北海將家子也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賦詩熙載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及周征淮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開寶四年遣弟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七年詔煜赴闕煜稱疾遣徐鉉奉表求緩師八年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封違命侯初太祖南征煜遣徐鉉朝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及入見大臣先入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非爾所知明日鉉朝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其說鉉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於一統其何來者來之不可有依之僭偽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子讀周世宗征淮南詔怪其區區播掖前事務較曲直以為解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為其辭之過歟自晉天福一年開寶五年

前蜀錄成都統四十八州

王建

建字光圖許州人隆眉唐賴代貌偉然少屠牛盜驪飯私鹽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軍卒選隊將迎僖宗于蜀為田令孜養子文德元年韋昭度為西川節度分印蜀黎雅為永平軍拜建節度使建親昭度親史昭度恐留符節與建而東建即以兵扼劔門兩川由是阻絕天復三年唐封建蜀王七年梁滅唐因其有臣人風風黃龍白在白鹿甘露之瑞乃即帝位改元武成梁開平二年改元以元懿為太子三年改元永年梁乾元二年改元天漢二年改元光天自明四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

王衍

衍字化源方曠大口垂手過膝顧自見耳能為浮豔之辭既立尊母為皇太后后姊為皇太后妃以教令貴宮宦刺史以下每一官闕數人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居以奪民利衍年少荒蕩委政於宦者趙宦華苑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明典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嘉王宗壽建孫以社稷為言發泣涕轉胎等語曰嘉王酒悲爾當王氏晚年俗競為小婿謂之危繼帽衍業之戴大帽尖巾狀後宦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鬢然更施朱粉號醉粧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時唐既滅梁連李嚴聘蜀歸乃獻伐蜀之策明年郭崇勳伐蜀是歲改元咸康衍行幸至梓潼大風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嘗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及至錦谷唐師入境所至迎降王宗弼本姓魏建孫送款於唐師莊宗賜衍諡曰困當列士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忻然就道行至秦州驛莊宗用景進計遣周延嗣誅其族自唐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歲凡三十五年

論曰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辨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竈龍麟鳳龜靈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舉出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為之則視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令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鳳凰鳥之為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鳳凰過至史因為美後世因以鳳來鳥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出於唐君諱改之時危亡大亂之際果為瑞哉麟獸之為人者也魯哀公十四年春春西狩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春秋書而狩獲麟識之也西狩非其逢也獲麟免其蓋取也聖人已沒而異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古治世如堯禹湯文武之世未嘗一出而一出於亂世孰知其為瑞哉龜靈之物也汙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用過有宜而獻禮以在宮治為王者難致之瑞龜禮雜出於諸家其失多矣麟鳳者吾不知何物也賈誼以謂騙者文王之圖虞官也然為數者其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麟鳳龜龍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莽才蜀者貴之庶幾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好為祥惑者有以思焉

後對

蘇成都說
四十六州

孟知祥

知祥邢州人為晉王中門使唐兵破蜀郭崇韜素德和祥以善為中門使故臨行奏曰蜀早擇帥無如知祥同光二年十二月為成都尹西川節度使明宗立知祥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置憲賊定遠號亂義寧飛棹等軍士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分將之初魏王班師知祥率成都宮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餘者猶二百萬明宗以趙季良為三川制置使督蜀諸軍餘者猶知祥留季良而不奉詔安

重誨疑有異。必以李嚴為監軍知新之天成四年明宗遣李仁矩其幼禮誡知祥不肯出安重誨又以
仁矩為保寧節度使及董璋殺仁矩而知祥遂舉兵反明宗命石敬瑭討之其子班師知祥復攻董璋
殺之遂葬有東川明宗崩知祥乃即帝位國號蜀改元明德唐清泰元年是年六月卒

孟昶

昶知祥子也。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改元廣政晉天福三年好打球走馬為力士房中之術年少不
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事昶益驕蹇踰法度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執
仁罕殺之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用事置獄于家酷法後被昶執業殺之始親政事於朝堂置歷以通下情
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中國多故而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蜀昶遣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
十八年周顯德二年周世宗伐蜀而秦成階風復入于周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德禮一方君臣務為
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荆潭昶懼遠跡過以蠟丸書問行東漢約出兵以就中
國遇為遣使所得太祖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出鳳州劉光義曹彬出歸州昶遣王昭遠等拒命昭
遠好請兵書以方略自許子執鐵如意指揮事自此諸葛亮酒酣謂季吳曰昶遣吳錢吾之足行何止克
敵當領此二三萬離面惡少見取中原如反掌爾及王金斌敗昭遠擒之蜀兵所在奔潰昶問計於左右
而石顯以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堅守以敵之昶難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
能為吾東向敵一箭難欲堅壁誰與吾守乃命李昊草表以降自興師昶降凡六十六日初吳事王衍
草降表至是又草馬蜀人夜表其門曰世隋降表李家傳以為笑昶至京師封秦國公自明七年入蜀
至乾德三年昶死
九十四
一年

南漢據廣州統四十七州

劉隱

隱上蔡人代父諱為封州刺史梁開平三年封南平王遭世多故功顯幽憂有南海乾化元年封南海王是年卒

劉襲

襲隱弟也母段氏生襲於外舍諱妻韋氏怒拔劍將殺之及見而知墮也曰此非常兒也因養為己子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襲封南海良王貞明三年即帝位國號大漢改元乾亨為刀鋸支解剝削之刑視殺人則暴顯委濫呀呷人以為真蛟虺也又聚南海珍寶為玉堂珠殿襲初名嚴更名陟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襲也襲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襲字音襲以名焉四年改元大有兩楚以封州乃為之十五年卒

劉玢

玢襲子也襲病召王翻以子洪熙皆不任事惟洪昌願我吾欲立之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蕭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比矣卒立洪度更名玢改元光天晉天福七年玢立果不能任事遂見殺

劉晟

晟襲子也初名洪熙玢自立改元應乾八年又改乾和殺其弟洪果洪果詣佛前祝曰洪果誤念未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晟立十六年卒

劉鋹

鋹晟子也既立改元大寶周顯德五年委政於宦者龔澄樞等鋹將卸冕瑄言於鋹曰漢東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令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亂久而泊自然之勢也今真

王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銀修兵為備不然為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銀幣然
莫以為憲開寶四年銀幣降自唐天祐二年至開寶四年國號九六十七年

楚蘇州統二十三年

馬殷

殷字霸圖許州人少為小工後為律德碑將敗乃隨劉建峯攻豫章直趨潭州因建峯死眾推為帥乾甯
三年拜潭州刺史弟寶從楊行密攻戰有功行密以騎殷寶謝曰臣孫術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親身
不足報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親今吾得子之心然為吾合二國之權亦報我也乃遣寶歸梁太祖即位
封殷楚王呂師周者行密將也自言五世將家懼行密察其動靜請養母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境望其營
上雲氣甚佳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善故逃死於楚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奔楚殷
喜曰吾方圖覆表而得此人足矣殷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弟
寶為左相存為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為學士莊宗滅梁殷遣子希範脩貢京師莊宗問洞連廣後對曰
車駕南遷才堪飲馬國莊宗嘉之殷初兵寡與楊行密成納劉整為敵國罔策於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
寡不足為吾患劉整志在五管楊行密孫儒之仇雖萬金莫之不能得其懼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畫今
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跨隣敵然後退修兵農蓄力而待於是脩貢京師然殷實不過所產茶茗而
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鄆復等州置郵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整鑄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
茶以通商而收其耳歲入萬計由是地大為全天咸二年請建行臺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
屬長興元年卒

馬希聲

希聲次子也荆南高季昌聞高郁教設計策而楚強使謀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圍高郁大喜以為亡
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惡奪郁兵職矯令殺之是日大霧四塞殿怪之及聞郁死附膺大哭明年楚希聲
立開梁太祖好食鴉羹之日烹五十雞以供膳殿喜希聲不哭迨食鴉肉數哭滿起譏之曰昔庖籍居矣
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

馬希範

希範希聲弟也襲封楚王命劉勅攻降溪州立銅柱為表季景銘之南甯州猶失率本部十八州都督首
長率十二部捍柯率夷播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值會春圍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又作九龍
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丁思範諫曰先王起平伍以攻戰得此州倚朝
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困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
出荆襄以趨京師備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為兒女之樂乎希範謝之開運四年卒

馬希廣 希善附

希廣希範同母弟也拓拔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善希廣不從希善怒送款于季景舉兵攻長沙號順
天將軍因擒希廣縊之希善自立遂臣於季景以軍政任其弟希崇舊將徐威將希善還于衡山而立希
崇希崇亦請命於季景景遣邊鑑入楚蓋還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封希善楚王居洪州希
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世宗征淮下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自居乾甯三年至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

吳越 越杭州統十三州

錢俶

錢字具美杭州人臨安室中有大木鐸幼與羣兒戲木下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有法羣兒憚之

反壯叛墮為盜豫章相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因造錢唐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及見錢鵞曰子骨法
非常因與鐘起事已詳訣曰吾求其人非有所欲直欲質吾術矣黃巢掠浙東錢與勳卒二十人仗山谷中
巢先鋒度險錫伏弩射殺其將引勳卒跡之斬數百級錢曰此可一用耳大宋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
百里地告道亭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聞媼語遂不敢犯臨安高駢聞而壯之召董
昌及錢表昌為杭州刺史錢為都指揮使昌與越州觀察使劉漢宏有隙錢攻斬之秦昌代漢宏而自居
杭州光啟三年拜錢杭州刺史乾道二年越州董昌反錢與顧全武攻執之昭宗拜錢鎮海鎮東軍節度
使改鄆所居營曰衣錦營又升為衣錦城錢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天復二年封越王梁太祖即位拜吳越王客有勸錢拒梁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耶遂授之太祖
問吳越進奏吏曰錢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柳馬十
匹信州危仔倡奔于錢錢惠其姓改曰元開平四年錢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
速來相追隨斗中無字人無數吳越一王駟馬歸唐莊宗入洛賜錢玉冊金印長興三年卒年八十一歲

錢元璣

元璣銀子也襲封吳越國王善撫將士好學工詩立十年因大火病狂卒

錢佐

佐元璣子也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不法佐乃黜之王延義延政兄弟相攻其將來
文進李仁達相篡殺附于李景而又叛景景攻之仁達求救于佐佐詔諸將計事皆不欲行佐曰諸將喜
家所膏養不肯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張筠軍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督軍號令齊正均等大
敗景兵取福州西還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卒年二十

錢俶

俶佐弟也。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然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他國。號為怯弱。而俗喜淫侈。自鏐世重。欽氏下。至維魚。必家至日取。人不勝苦。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結命。與國三年。詔俶來朝。禦旌歸于京師。自唐乾道二年。至興國三年。凡八十四年。論曰。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街者好奇。而幸中。至于英豪草竊。亦多自託于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與。善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販。崛起于王侯。而人亦樂為之。傳與。攷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于氣象者。豈非其孽與。以升有王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與是皆無所得。而推與街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與

閩 據福州 魏五州

王審知

審知字信通。光州人。兄潮。唐末盜起。王緒攻陷閩。始召潮兄弟。置軍中。緒為秦宗權所攻。乃自南康入臨汀。陷連浦。有衆數萬。而緒以猜忌。被廢。衆乃推潮為主。唐以潮為福建觀察使。審知為副。審知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甯四年。潮卒。審知代立。為威武軍節度使。封琅琊王。梁封閩王。為人儉約。好禮下士。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潮以為港。閩人以審知德政。所致。魏甘宗。港同光三年卒。

王延翰

延翰審知長子也。四十年唐拜節度使。時莊宗遣使。中國多故。定翰取史記。閩越王無繡。傳示其將吏。曰。國

自古王國也吾子王何待之有遂建國稱王稟唐正朔為人長大美智如玉妻崔氏陋而淫性妒妾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延稟舊唐書延鈞延鈞以其兵入執延翰殺之

王鑄

鑄者知次子也初延唐封閩王延稟與鑄之謀殺延翰也推鑄立之延稟遂建州臨訣謂曰善繼先志毋矜老兄復來鑄銜之長興二年延稟兵擊鑄攻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南門鑄遣王仁遠拒之殺繼雄及延稟遂絕朝貢好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鑄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鑄乃即皇帝位受冊于寶皇改元龍啟以黃龍龍關閩地狹國用不足以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致富人以罪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故巫徐彥以計殺樞密使吳英英得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時吳人攻建州鑄遣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鑄送文傑軍中軍士磔文傑于市龍啟三年改元水和唐書王仁遠為鑄殺延稟有功而典親兵鑄忌問曰趙高指鹿為馬以愚二世果有之乎仁遠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聽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必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鑄怒退謂人曰仁遠智畧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忠卒殺之鑄立十年為子繼鵬與李儼所殺

王繼鵬

繼鵬鑄長子也更名祖改元通文以李儼判六軍諸衛事儼有弑君心常自疑祖因擒儼殺之祖亦好巫拜陳守元為天師儼都將連重遇連義立之延義立子繼業執祖殺之

王延義

延義審知少子也更名曦改元永隆天福四年福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祖世倔强難制祖相王俛每抑折之新羅遣使聘闕以寶劍袒舉以示俛曰此將何為俛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新羅復獻劍曦思伏斬言而俛已死命發塚戮其屍俛面如生血流被體曦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淫虐常為牛飲摩臣侍酒醉而棄者無殺之六年曦出遊遠重還等殺之

王延政

延政審知子也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天福八年福連重遇弒曦集閩羣臣振朱文進升殿率百官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皆殺之時晉開運元年以黃紹願守泉州程贊守漳州許文顯守汀州泉州將軍留從效詐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事賊乎州人殺紹願迎王繼勳為刺史漳人亦殺贊迎王繼成爲刺史文顯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林仁翰又殺重遇迎延政都福州延政遣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殺繼昌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兵攻破建州遣延政族于金陵封鄱陽王留從效闕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景召李仁達入朝仁達降于吳越自唐景福元年至保大四年凡六十八年

南平 建州 三州

高季興

季興字始孫陝州人為汴李讓家僮開平元年拜荆南節度使荆南節度十州富唐末為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季興招驍騎撫末帝封為渤海王唐亡莊宗入洛季興入朝莊宗欲留之郭崇韜諫遣之及歸謂梁震曰吾行有二失末朝一失放還一失主上百戰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于手指上得天下其日於伐而荒游政事多廢言可無慮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破蜀得金帛四十餘

萬自峽而莊字一作李興志遺留蜀物而殺其使者明宗立李興請愛忠為屠郡唐與之猶自除刺史李興拒不納唐克其愛忠萬三州李興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天成三年卒

高從誨

從誨李興長子也以父自絕于唐乃奉表進賄罪銀三千兩明宗封從誨渤海王為人明敏多權詐晉高祖時來鄆州為屠郡高祖不許漢高祖起太原遣人奉表勸進願乞鄆州高祖亦不與從誨怒攻鄆州為尹實所敗荆南地秩兵弱介于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奉梁正朔歲時貢奉假道荆南從誨從誨常遺留敵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誨或發兵加討即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贊稱臣蓋利其賜子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俗語謂李興子建祐元年卒

高保融

保融從誨子也顯德元年封南平王荆南自後唐以來當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初李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為牙兵衣食皆給于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建隆元年卒

高保勳

保勳從誨子保融弟也立三年卒保融子驥冲立乾德元年朝于京師自梁開平元年至乾德元年凡五十七年

東漢城太原統十二州

劉昊

昊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美鬚眉目重瞳子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周太祖討三叛立大功而昊是有隙昊謂判官斯珙曰主上動弱政在權臣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

賊足以自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制是乃罷上供征賦收粟借籍丁壯以益兵及隱帝遇弒是乃謀舉兵周太祖自魏入洛陽主是子贊為漢嗣是喜曰吾兒為帝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太祖少賤矧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是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撫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疑乎驥曰太原郭公犯順其勢不為漢臣因勸是以前下太行控孟津以待變是罵曰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斬之已而周果代漢是乃即帝位于太原唐明元遣使于契丹契丹兀欲與是約為父子之國是以此事之元欲以黃驢報聘太祖崩是乞兵于契丹契丹以十萬助是是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世宗親征與是戰于高平是敗獨乘黃驢歸為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攻太原圍之自四月至六月攻不克乃班師是以此憂卒時顯德二年十一月

劉承鈞

承鈞是次子也既立遣人奉表契丹稱男初是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克義不為郭公屈期與公等復國家之讐至于稱帝一方並獲已也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立始改元天會立七廟及宋興李筠叛命遣將太原已而筠敗死衛融承鈞被執太祖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曰忠臣也釋之遣融致書于承鈞承鈞不報乃以郭無為奉議國政承鈞自李筠敗失契丹之援無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太祖因諱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為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為因此一方之人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寒世非叛者區區守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

劉承恩

繼恩蘇詩立為侯一禁所殺郭無為迎繼元立之亦承鈞改元廣運王師北征太祖以詔書招繼元出降

許以平虛軍節度使無為安國軍節度使無為奉詔色動而繼元及井人皆欲堅守以拒命乃繼殺無為

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井人猶欲堅守而繼元窮窘乃降自立天順元年至興國四年共廿八年

四夷附錄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布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于強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烏足速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不可不知也自古夷狄之于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感衰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取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謹哉

莫狄種號多矣其地環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強為中國患三代獫狁見于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

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強五代之時契丹最威得鮮卑之故地為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

地北控室韋東鄰高麗西界美國南至營州分為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號八部

自達輩立不任事八部選阿保機代之阿保機多智勇善騎射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

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依唐州興置城以居之用其妻述律策盡殺諸部大人梁稱篡唐李克用使人

聘之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于雲州約為兄弟期共擊梁既歸背約克用病馳卒以一箭屠莊宗期

滅契丹莊宗與梁爭天下而盧文進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劉殷守之莊宗遣國德威擊殷而文進

引契丹數十萬至德威大敗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滿山谷文進又教契丹為大車地道起

土山以攻城城中鎗銅鐵汁揮之中者爛額德威拒守百餘日李嗣源救之契丹解去契丹比他夷狄尤

頑徵父母死以不笑為勇戴其屍深山置大木上後三年取骨焚之醉而祝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

頑徵父母死以不笑為勇戴其屍深山置大木上後三年取骨焚之醉而祝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

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呈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置宮

號僭皇帝自號天皇王以所居樓帳地名爲姓曰世里譯者增之非律名年曰天贊所居爲上京好鬼而貴日每

月朔東向拜日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真懼其擊己遣子郁說契

丹入塞以牽晉兵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急我聞晉

兵強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及阿保機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待皇后可共取之于是空國入寇莊宗

自將鐵騎五千乘之虜散走雖無所得而歸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貞渤海在其後乃遣使聘唐以

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姚坤告哀于契丹阿保機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

子誰即吾兒也我兒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所領精兵三十萬天

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驥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阿

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兵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爲盟約與我

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長子突欲爲東丹王阿保機病死立

次子耀屈之更名德光立三年改元天顯突欲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賜其姓爲東丹更名曰慕華契

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寰球所敗喪萬騎夫名將由是卑詞厚幣數聘中國

之威數振石敬瑭反唐遣張惠達討之敬瑭求救于德光約爲父子遂敗敬瑭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

赴義義當微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高祖自太原入洛德光北歸契丹當莊宗時攻陷營

平二州及立晉人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内合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

國號大遼晉海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于道無虛日出帝即位德光

責其不先告而表不誠臣晉大臣皆以而景延廣對使者語不遜開運元年德光傾國南寇西攻并代東

晉其不先告而表不誠臣晉大臣皆以而景延廣對使者語不遜開運元年德光傾國南寇西攻并代東

隋譚州南攻隋帝親征遼李守貞擊敗之二年復傾國入寇南掠祁洛磁千里之內焚剽殆盡見大

柰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昔豈容汝活耶東新于木焚之契丹與杜重威戰于陽城大敗德光喪

車騎一白棠駝而走述律德光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耶自古聞漢來和者不開番去和漢若

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何惜通和晉以書招趙延壽姓為德延壽約報晉約晉發兵為應三年遣杜重威李

守貞張彥澤出兵為延壽應西屯中渡被國釋絕遂舉兵降出帝與太后降德光詔孫兒勿憂晉取一與

飯處四年正月封出帝為負義侯遷于黃龍府改晉國為大遼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及漢高祖起大

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留善新守汴乃北歸登慈死國謂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

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德光至臨洛見井邑荒殘笑曰晉人曰致中國

至此皆燕王為罪首趙也行至樂城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以鹽藏而北晉人謂之帝

紀○元欲東丹王元欲子也突欲奔唐元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唐廢帝殺突欲晉高祖追封為燕王德光

滅晉元欲後至京師及死樂城元欲與趙延壽諸大將入鎮州因錄延壽宣德光遺制即皇帝位于中京

州蕭翰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元欲已立遣人報其祖母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盡其子在

我側者當立而爾父背我歸中國豈得立耶乃率兵逆突欲將廢之元欲乃幽述律于祖州阿保機初德

光擊晉述律非之曰吾國用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述律曰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

德光死載其屍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屍曰待我國中人當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元欲囚之復死于木葉山

元欲魏天授皇帝改元天祿立五年為述軌所殺德光子述律立改元應德號天順皇帝多獵好飲酒重

常膳國人謂之睡王顯德六年世宗北伐下三關瀛口瀛口瀛州瀛州兵不血刃述律謂國人曰此本漢地今遷

之又何惜邪述律復為厄者殺之

論曰嗚呼自古夷狄叛雖不擊中國之威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強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漢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集人輕萬乘之重予推葺之聞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速律有可取之機也時述律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漢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于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信豈區區守常法者所可識也

十七史序後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初以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由是史記作焉其後班固作前漢書范曄作後漢書陳壽作三國志唐太宗作兩晉書裴子野作南齊書蕭子顯作南齊書姚思廉作南梁書及南陳書魏收作北魏書李德林作北齊書令狐德棻作後周書李延壽作南北史魏徵作隋書歐陽脩宋祁作唐書及五代史然後歷代之史皆具焉宋紹興間東萊呂成公顧其簡牘浩瀚未易究竟乃于暇日遍將諸史節其繁文取其要語合成一書特名之曰十七史詳節以便觀覽當時好事者請刻諸棗以廣其傳誠萬世之盛典也迨至我

朝木葉間其版厄于回祿歷今百餘年欲求其書者不可得也正德七載春侍郎李公如圭巡按至建陽首以是書謀之于縣尹金華戚君雄雄君引經指賢刻梓固辭不獲即命子姪輩鈔繕成書鳩工刊之肇于本年癸酉竣于今歲丙子其功程之大費用之廣固不俟言可知矣同志之士獲此書者幸勿輕忽云爾時

望明正德丙子夏五月哉生明之吉旦七十三翁劉弘獻書于慎獨書金